

祂的骨中骨(许格尔)

目录:

序言

第一篇 基督徒生命是分享的不是效法的

第二篇 一同钉死

第三篇 一同钉死(续)

第四篇 宣扬与主同钉的保罗

第五篇 一同复活

第六篇 一同升天

第七篇 一同得胜

第八篇 一同得胜(续)

第九篇 一同受苦

第十篇 一同显现

第十一篇 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十二篇 这与主联合的地位和教会、宣教事工与祷告的关系

序言

对于宣教士，有一件倒是少不了的：他若要越过那许多表面上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去为那些被罪所奴役的人引进一个新的日子，换句话说，就是若他要去做神和教会所期望他去做的事，和那些在绝望边缘中的人所要求于他的，那么，他就必须更深的、更丰富的取用基督的能力。他必须与那位永不失败的基督联结在一起。历世以来，基督借着祂的门徒们已经作成了许多被认为不可能的事了。他对于那位历史上的基督，必须越过头脑上的认识，而把他灵性的卷须缠绕在永远的基督身上，把神的生命吸取到自己身上来。

他必须有超然的能力才能去做这种工作，要是单靠人本身的力量——无论他的人品如何高尚、意志如何坚强、为人如何干练——去应付艰难，也无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必须超然的领域，而介入超然的境界。他必须经历那位住在他里面的基督的能力，并且把「己」的生命驱逐出去，使他全人都是为神生命所占有。

只有那「活水的江河」从他灵里的最深处涌流出来(正如救主为信祂的人所作过的应许)，才能在他周围使生命的更新成为可能。

自然也许在气质上，他是不会先有这样的倾向，一开始便愿意踏上这条孤单的道路，径往那信

心的高原前进的。他甚至还可能对基督信仰的奥秘成分深表嫌恶呢！然而，环境的力量却不容许他对基督信仰的真实性只限于知识上的理解，而非叫他在生活上去经历救赎的洪恩不可。因为除非基督对于他成了比一切更真实的(甚至比这物质的宇宙尤更实在)；又除非他学会了分享基督，将自己隐没在基督里面，然后从这非人手所造，众善泉源的深处上来，充满了那曾降在众使徒身上的能力，否则，他所具有的本质，不过和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一样，他便非失败不可。他的目的一定会被恶势力所破坏，他所传的信息也一定会给恶势力侮蔑地销毁了，如同直布罗陀大海峡把一切冲向它的海浪全都吞吃，化作乌有一般。

本书以下各章，只是一个十字架的宣教士所经历的那个地位的纲要。我愿意和各国的基督徒一同分享这个内住基督的宝贵经历，和那测不透的丰富。我愿意把那些难以言喻的经历，就是与基督联合的那些佳美的果子，成为教会的公产。尤其是宣教士，因为处境特殊，无疑地会比任何人更容易经历到离了基督，他便不能作甚么。

在我释放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实在不能不藉此机会向已故的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表示我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宾路易师母论十字架更深方面的那些著作，并显明基督徒必须与基督在死和复活里成为一的见解，近年来对于教会实有重大的意义。神曾从多方面用她的著作带领我进到那个在基督里得胜的地位，这是我在下面的信息里面所要说明的。

愿神赐恩给每一位读者，叫他们也在各人自己的经历 里面经历这更深的与基督的联合，好叫他们的喜乐，正是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们的平安，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们的生命，是那「更丰盛的生命」，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永远的生命。我把这信息放在我主的圣坛上，愿祂用这些信息造就「众圣徒」，并荣耀祂的名。

许格尔(F.J.Huegel)于墨京

第一篇 基督徒生命是分享的不是效法的

「基督徒生活」，与主的理想之间的差异

查考新约的人，若稍为留意的话，我相信他对我们一般基督徒寻常所过的「基督徒生活」，与主的理想之间显著之差异，不能不感到震惊。二者之间的不称和矛盾，非但使人感到苦恼、沮丧，而简直使人痛心疾首，使那些对于救主之真道只有一知半解的人(甚至还有人敢说，就是那些从未摸过新约的人也是一样)，也感到震惊呢！这样一来，不论他们所有的是何等小的信心，就都给「震」掉了。

当人们把众使徒所表现的那幅基督徒生活的图画，与今日一般名为基督徒的生活写照摆在面前比较一下，便不能不叫人开始怀疑。仿佛前者是一个年富力强，充满生命活力的壮士，而后者却像一个鸠形鹄面，鸡皮鹤发，垂死的残躯一般。

作者的目

我的目的并不是抨击基督信仰，我和各教会并无争论。我也不是扮演一个破除偶像的英雄角色。我已经作了 10 年十字架的宣教士，而且也没有退出行列，放弃职守的思想。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我们基督徒，注意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失败，并为那些意识到他们灵里的贫穷，和「饥渴慕义」的人，

指示出一条通到得胜生活的道路。

对于一个总想象主，在生活言行上要彰显主的形像，但由于自己所表现的怪样子已到了绝望边缘的基督徒，我觉得我有个信息要传给他。对一个因渴慕那生命水而未获涓滴，以至思慕成病的人，我很愿为他揭露那丰富生命泉的秘密，因为耶稣说过，从那些信祂的人灵里的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一个已经厌倦「效法基督」的虚妄，嫌恶那假冒的摹仿，无形之中成了「厌恶自己」的牺牲者；对一个自以为是个基督徒，不愿再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和那竭力挣扎而仍不免一败涂地的人，我十分愿意把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带给他们。对那些切望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对那些渴慕在生活上、工作上、事奉上，和讲的道充满活神之灵的人，我觉得我有一句话，一定可以指引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日子。

基督徒生活的必要条件

不过在发挥我的论题之先，我们必须先看一看，基督徒生活的必要条件究竟是甚么。下面便是一个扼要的摘录：圣经上说：我们要照耶稣所行的去行(约壹二 6)。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太五 44)，我们要像耶稣那样饶恕人——甚至当祂在十字架上受凌辱，身心极其痛苦的时候，看见那些亵渎祂、杀害祂的人，还是求父饶恕他们(西三 13)。我们要恩待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要为那些恶意待我们、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太五 44)；我们要得胜——并且得胜有余(罗八 37)。我们要凡事感谢，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就是那些使我们最美丽的希望成为泡影的事也是如此(罗八 28；弗五 20)。我们要「一无罣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腓四 6-7)「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称赞，这些事我们都要思念。」(腓四 8)「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彼前一 16)主耶稣说过：我们若信祂，活水的江河便要从我们灵里的最深处涌流出来(约七 38)。我们要「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 15)我们要绝对恨恶自己，不纵容自己、不姑息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和虚名、不爱惜自己，乃要切实地舍己，天天恨恶自己(太十六 24)。若我们不时刻地、全然地、绝对地在凡事上弃绝自己，我们便不能作基督的门徒(路十四 26)。保罗告诉我们当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西三 1-2)。

够了，我们多引经言，只有使我们更加羞愧、更加痛苦，以致无地可容了。我们并没有作到基督所要求我们的。若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若这是审断我们的根据，若这是神所要求我们基督徒的，我们便会像以赛亚一样喊着说：「祸哉！我灭亡了！」

人的天然作不到

为甚么这样有爱心，满有慈悲、怜悯、智慧，又深切认识人的主耶稣竟作此过于人本性所能的要求呢？为甚么祂这样不合情理呢？为甚么祂不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我们所能达到的，要求我们呢？祂叫我们高飞，然而我们没有翅膀。说到超然，那并不是说人只要做到了过于所要求于人的，就是超然了。若容许我这样说，新约所明示的真基督徒的模型，毋宁说是把人「神化」了。为甚么基督要越过纯天然的范畴，而把基督徒的生活建造在超然的基础上呢？我抗议！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是不合乎天然的；要常常喜乐，这是不合乎天然的；对我们自己有损的事还要感谢，这是不合乎天然的；要恨

恶我们自己，这是不合乎天然的；要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这是不合乎天然的。我们曾否诚诚实实地面对这进退两难的事实呢？我们有没有勇气面对基督的话语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呢？有哪一样是可以狡狴手段而获致的呢？谁能对人本身能与基督之律法二者之间的悬殊(那就是我们靠着天然所能做到的，与神在圣经上所要求我们的)，假意视作微不足道呢？

倘若不能予人满意的解答(作者注：满意的解答是有的，见下一篇)，基督徒制度就该受仇敌的诽谤，而且也决难洗刷夸张、言过其实、迹近狂热、或疏忽，未将基督律法与人性之间的矛盾作必要之调整的严重罪名。

保罗的经历

这不是今日才出现的大难题。伟大的使徒保罗早就毫无保留地表明了他的确信，认定人性本身是永不能达到基督的理想的。他并不小视这种极不相称的情形，他把这个事实赤裸裸的摆在我们面前，他指出基督的律法是人本身绝对无法达到的理想，而且，前者也是绝不能适用于后者的。

罗马书第七章就证明这个事实。在这篇书里面，我们看见使徒自己承认失败，他因基督徒的理想无法达到而在绝望中号泣，在沉痛中哀呼，在穷途末路中呻吟。又听见他诚实说明，承认人性本身是绝对无法达到基督律法的要求，无论他怎样挣扎，怎样伤痛，也无济于事。免得有人误会我，免得使读者对这种显然极不合正统的说法引起不必要的惊扰，我在这里引证保罗自己的话：「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體呢？」(罗七 19-24)他在挣扎，他在伤痛，他在哭号。只有他这个道德伟人(他是历世以来罕见的人物之一)才有这种奋斗精神。但又有甚么用呢？他承认，罪的律如同巨流一般，巨流所至，把一切都扫荡无余了。

我们必须面对这可惊的事实。保罗就是如此。一方面，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另一方面，他也不讳言基督的律法确是无法遵行。他率直地承认，在他里面[就是在他肉体之中(罗七 18)]没有良善。他也承认他是喜欢神的律，爱慕神的律，但他却发现，那是人性所做不到的。假如我们诚恳地承认这些事实的话，我们便不知不觉地踏上了一条新路，这一条新路会给我们引进一个荣耀的新日子。保罗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伟大的真理，相信我们也能得着同样的发现。

在保罗写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他自然不是一个仍然故意不肯顺服神的人，像他在去大马色那次经历以前的日子一样了。这时他已经是一个爱主的人，是十字架的精兵，是一个完全奉献的基督徒了。他所描写的情形是他在新的亮光——那眩目的十字架光辉之下所看见他自己的真面目。凡是从前做一个严格的摩西门徒看为可原谅的小事，现在看来，简直是严重无比，叫他担当不起。那些无伤大雅的小玩意儿，比较起来，没有甚么恶意的态度，和那些不要紧的小罪，在摩西律法之下，若没有明显的恶果，便不算是罪的那些罪，现在却伤破他的心。这些罪，现在看来，实在可憎已极，实在无法忍受，简直如地狱里烧着的火一般。这些罪好像蝎子螫人。这些罪发出来的气味，就好像污池中的腐尸发出来的恶臭一样。

保罗要像耶稣，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问题只是像不像

基督？这是问题的焦点。保罗要自由。即使是隐藏在心里的自爱，都足以引起他对自己的嫌恶。他愿意像耶稣那样谦卑、怜悯。他愿意用纯洁的爱爱神，并用「父独生爱子」那种专一的心服事神。然而，即使如此，使徒仍不免「自惭形秽」，在极度沉痛，对自己表示绝望的大苦中发出了求救的哀呼(罗七24)。

出路：不是「效法基督」，乃是「分享基督」

究竟有没有一条出路？赞美主！有！保罗找到了，我们也能找到。那么，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根本的观念错了，我们总以为基督徒生活是「效法基督」；其实，不是「效法基督」，乃是「分享基督」。「因为我们是要成为分享基督的。」(来三14另译)多玛斯(Thomas a Kempis)所写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那本书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对基督徒生活的实质而论，其基本观念却是错误的。以「效法」这个基础为出发点，正是叫我们掉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所描述的那个忧郁潭里面。

我们并不像基督所要我们的那个样子；登山宝训并没有表现在我们的态度上；罪律仍蔓延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仍旧离不了嫉妒、骄傲、自爱、纵欲；内心里面的自私如同一座大山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虽竭力挣扎，仍无法动弹。只有一点点的喜乐。灵里只有一点点的自由，没有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所表显的那种大喜乐。我们伤痛、挣扎、悲泣——然而，失败仍紧随我们的脚步。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唉！根本我们的起点便错了。我们尝试去做基督从未期望我们去做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生活根本不是一种效法。

当我们一觉悟了这「效法」与「分享」(即有分)的分别之时，我们前面所说的大难题，便化为极浅显的辞句了。

因为我去作个效法基督者所不能的，如今做个与基督有分的人，那一切都变成十分自然了。只有当基督把我那个「己生命」结束了，并把神生命注入我里面，我才能活出真基督徒的生活来。我必须重生。「肉体是无益的。」离了耶稣，我便不能作甚么。我必须弃绝我自己的生命，我必须活在祂里面，以祂为我的「新生命」。

这样，我们在「肉体生命」的领域里面所不能领会，也无法履行的那些做基督徒的必要条件，如今对「新生命」而言，都是简单不过的事情了。那些条件，不过是新生命的表征。登山宝训对新生命并不会成为一种束缚，那不过是新生命工作方法的说明而已。

难处是我们没有听从耶稣的话。祂告诉我们必须住在祂里面，如同葡萄枝子联接在葡萄树上一样。没有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就好像没有发动机的车，又如涸辙中的鱼，或没有翅膀的鸟儿一般。

我们的主最后一晚与门徒在那间大楼上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祂知道那是祂与他们最后一次集体谈话的机会，祂便藉这最后一次的机会把那些最基本的真理深印在他们心里，祂所特别强调的就是这奥秘的联合——一切基督徒与祂在灵里合而为一——这个至高的「分享基督」的事实。「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们的失败，只不过是证实了救主的话，因为祂说过：「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

绝对不是叫我们去效法基督，老实说，就是去效法也没有甚么价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里面就是这样说),「效法」是死板的,是不自然的。就是在这里,主也要说:「肉体是无益的。」几年前,这种「效法基督」的事情在我作主工的地方表现得可谓无以复加了:有个狂热的基督徒真的把自己钉在一具十字架上,等到他父母来救他之时,见他已经死了。教会当然不会称扬这种举动,然而在理论上,她的众儿女们在「效法」的假基础上所表现的,却正是步其后尘呢。

并不是叫基督徒做个演员,叫他拼命地去扮演一个吃苦不讨好的角色。在神的心思中,基督徒生活不知比这「效法基督」的福气好过亿万倍。「因为我们是要成为分享基督的。」(来三 14 另译)「有极大又宝贵的应许已经赐给我们了,叫我们凭着应许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一 4 直译)基督徒是接在那永远之神性的身上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这荣耀奥秘的丰盛,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西一 27 直译)

第二篇 一同钉死

与基督联合能满足基督徒灵里最深处的需要

我的目的是一步一步的划出「与基督有分」这个大原则的范围,彷彿是来量一量基督徒与救主这个奇妙的联合的长、阔、高、深。基督和一切真基督徒是合而为一的。他们结合而成祂的身体;用亚当的话来说,他们是祂「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过,这个荣耀无比的与基督联合的地位所包含的意义究竟是甚么,我想大多数基督徒恐怕听也没有听过呢!惟愿众光之父使我们不但能了解,也使我们进入这个与基督联合的圣殿里面。这是唯一能消解我们干渴的甘泉。除此以外,便没有别的能满足我们基督徒灵里最深处的渴慕了。

我们必须记住,把基督徒接在基督里面是圣灵的工作,如同一个园丁把一根枝子接在另一棵树干上一样。「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林前十二 13)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曾详论这接枝的过程,他提到以色列怎样从那树根(基督)上被折下来,再把外邦人接上,使他们成了有分于那树根的枝子。

真正的悔改归正,从其最深的意义那一方面看,正是如此。若不是确实接在基督里面,这样的悔改便是假的,是不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来的。我们必须「重生」,我们必须「扎根」在那永远之神性的身上。我们并不是努力去效法一位神圣的领袖;因为有极大而又宝贵的应许已经留给我们了,使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一 4)。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罗八 17)。

圣灵的工作

使我们知罪、恨恶罪、渴望脱离罪的辖制的,是这位圣灵的工作。同时将基督启示给我们,指出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负罪者,也是这位圣灵。把我们与基督联结在一起,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祂神圣的生命里面,并使我们在祂(祂是头)里面增长的,同样是这位圣灵。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在她所著的一本书里面指出,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那最宝贵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表达的一种意义,与我们的圣经译文大不相同——并不是信(头脑的信),信基督的人得永生,乃是信入(心信)祂的人才有永生。我们信入基督,乃是借着圣灵的合作(圣灵会同我们的灵作工,所以我们往往不察

觉祂的工作)。祂成了我们的生命，如经上所记，「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林前六 17)
接合需要「开刀」

这种接合，当然也需要经过一番「开刀」的手续。我们若不肯向那属血气的生命死，我们怎能期望向那超然的生命活呢？保罗就是这样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祂同活。」逆性的枝子接在另一种的树上，那枝子就必须向它的旧生命死。它必须把它的「根」扎在新的树干里面，从其中汲取新生命。它与旧生命的关系从此便完全地、绝对地，而且永远断绝了。因为对它而论，那旧生命是已经不复存在了。同时，它不断地汲取新生命，使枝子与树的的确确地合而为一。

渴望能更丰盛地分享神的生命

从查考基督传记所显示的事实看来，教会那些伟大的圣徒(我是依照圣经的原意用这辞句，指一切曾真正地活在基督里面，又是为祂而活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差不多都经历过所谓「恩典的第二步工作」。他们到了一个时候，都渴望能更丰盛地分享神的生命。我们或说那是成圣；有的人却着重它在安息那一方面的意义，说那是「信心的安息」。现在的人又似乎注重在得胜那一方面的意义，说那是得胜生活。自然我们也可以说那是丰富的生命。不管叫它甚么，基督徒的经历当不会为甚么名称或术语所限制的，事实依然是：基督徒迟早总要从那属「己」的罪的意识中觉醒过来。至于基督徒何以在悔改归正以后未立即被带到这个地步，这是无论在圣经上或其他方面都找不出理由来的。不过，如事实所示，通常基督徒在未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以前，总是在那「心不专一」的旷野飘流了若干年日的。

「己生命」是最大的拦阻

再者，在基督徒心里作工，指证他心不专一的罪的，也是圣灵。祂给基督徒指出那「己」的意志是如何拦阻了基督所要带他进入的联合里面。祂把那「己生命」与基督为敌的可怕后果，和「己生命」扼杀属灵生命的力量极其清晰而又确凿地启示给基督徒看。又给基督徒指出他三心两意、假虔诚、徒有敬虔外貌的可耻。叫基督徒开始领会到，他纵欲、找刺激、自爱自怜，便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他看见自己虽然已经扎根在基督里，但他却仍多多的从老根上汲取滋养。他看见他自己的生命水流是何等浑浊、何等污秽，而「己生命」所发出的恶臭又如何把生长在两岸的花草都熏死了。他开始觉悟罗马书第七章所描写的那种情形。他也想要自由。「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體呢？」现在也成了他灵里深处发出来的哀呼。

与主「同钉」「同死」是唯一的拯救

这表明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给基督救赎的功能和范围一个崭新启示的时刻已经来到。基督徒的眼睛现在要看见基督十字架的更深意义。这时圣灵所启示的基督不是那位神圣的负罪者(基督所献赦罪祭的功能，自然是基督徒仍然需要常常取用的)，乃是脱离那个可憎的「己」的一条出路。他看见那是他与基督同钉、同死。这是圣灵在这时叫基督徒看见的真理。圣灵叫他看见他在救主的死里面，他也向罪死了，并且在客观真理上已把旧人置之死地，使他与基督一同钉死，一同进入坟墓，借着这种惊天动地的动作。从「己生命」的权势之下出来，进入一个充满神能力的新生命里面。他开始看见，若他没有与人子一同死，罪律(就是这个东西造成各各他那惨绝人寰的惨剧)就仍继续在他身上发动，并且可以说是把他放在亲手谋害救主的那些共犯的地位上。他现在领会到，他若不同意把「己」置之死

地，那么他作个基督徒不但太矛盾，也使人太难堪了。他开始领会到，基督不但为他这个罪人死了，而在基督里他这个罪人在地位上也已经向罪死了。他要是只经历了前者而无后者的话，那他是绝不能洗刷道德上种种污点和恶名的。这一切力量如同魔力压在他身上，迫使他非离开他这个假冒的地位(人陷于此等地位，而竟不自觉)不可。他若不向罪死，他就是继续钉基督十字架[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罗八 7)]。他看见，除非「己」已经钉了十字架，否则便是留基督在十字架上。

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转过来与自己作对，并且要开始恨恶他本性所爱的，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在日光之下，他是爱「己」甚于一切的。宣信博士(Dr. A. B. Simpson)在他所著《在天堂的日子》一书里面写着说：圣灵是一位伟大的承办埋葬者，祂要把我们带到神所给我们指定的那个地方，就是基督的坟墓。但是，若我们不同意，祂便不能带我们到各各他，领我们进入与主同钉的生活。我们必须同意死。十字架所显示的一切痛苦、羞辱、不名誉，基督的心破裂而死，这一切不是别的，正表明神是用这种无限柔和温婉的道德方法，把我们带到愿意死的地步。若祂能获得我们的爱，若祂能征得我们同意，愿意与祂一同死，与「己」分离的话，这十字架的代价也不算太多吧！

十字架所以能救人，其理由就是在此，并不是用神的法术。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并不是单方面的(祂自然是担当了)。但各各他的目的还有比这更深的意义。非难救赎教义的培根斯菲德爵士(Lord Beaconsfield)说，那是绝对不道德的，在某一种意义而言，我是同意他的说法的。许多人所想象的救赎观是不道德的。若只为了我接受了基督代死的牺牲，我在神面前便好像有了甚么功劳，而可以不管我以后的生活言行如何，尽让那个邪恶的东西(己)在我里面不断发出恶臭的话，根据这一切有力的理由，我说十字架是不道德的。

然而，那并不是基督的十字架。那只是被现代的基督徒肢解了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当然是代替罪人受刑的，「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但十字架还有更深的意义。基督在各各他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其本质是：你要能享有它在代受刑罚这一方面的功能，你便不能不负起它在道德那一方面的义务。那就是说，若你来仰望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而又不诚心诚意地愿意与那错谬的中心——「己」——脱离关系，使你从此可以与那一位真实的，就是神，联接起来的话，那准可以说，发生在各各他山上，非笔墨所能形容的那件大事(有一位作家说，那是神在道德史上最至高的时刻)，神实际的目的便根本没有达到。圣灵还没有机会在你里面作工，使你在灵里有分神儿子的死。在神的计划中，祂儿子的死是有连带关系的，那就是说，教会的头(基督)死了，身体(教会)也与头同死。

这一点，使徒保罗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当他一意识到，人信基督以后，仍以为可以继续犯罪中活着，这种错误的思想不但使他震惊，他简直如利刃刺背地尖叫起来(可见就是在初期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教理)。「哎呀！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如许多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救恩不过是免除罪罚的后果，那有甚么不可呢？请听听使徒说甚么：「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祂的死么？……我们归入死，与祂一同埋葬……我们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祂(基督)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六 2-11)

不相称，或说不成比例的真理便成了错谬，这是一句颇中肯的话。在神看来，基督代死这个真理，若没有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见的事实(这事实就是我们有分基督的十字架，与祂在死里联合，

向罪死，换句话说，就是愿意让圣灵来把我们那个与神为敌的属肉体的「己生命」结束了，从此与「己」分离，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作陪衬，我再说：前者的真理若无后者的真理加以补充，就一定会叫那偏执片面真理的人因错谬而陷于混乱。这个「被斩首」的福音，因为它所带给人的不过是假盼望，所以在有些情形，实是利少害多。

一位宣教士的梦

在宾路易师母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非常奇特的记事，是提及她访问印度时所遇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美妙地切合了这方面的思想。有一位宣教士(他后来以使徒的热诚献身为宾路易师母的著作做宣传工作。宾路易师母的著作大都论及基督徒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真理)，他作了一个梦，这个梦深深地印在他心里。他梦见了基督的十字架，不过在那个十字架上，吸引他注意的并不是主的血滴淋漓的身体，乃是一个非常丑恶、可憎的东西，他简直说不出那是甚么性质的东西。这个叫他骇怕的东西是甚么呢？当他后来听见这个「与主联合」的信息，又领会了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时圣灵启示他，他在梦中所见的那丑恶、可憎的东西，不是别的，乃是他自己。

把握住各各他山上的新异象

哦！但愿教会能把握这一个各各他山上的新异象！来经历十字架更深方面的意义；好叫基督徒能领会基督的目的是结束「旧造」，仿佛是把人(基督是人子)带进坟墓，把「旧生命」置之死地，使「罪身」灭绝，然后把属天生命的活力输进他里面，叫他在复活的大能中活过来。保罗论到犹太人和外邦人说：「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便借着十字架……在祂里面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弗二15-16，另译)教会若觉悟了这个真理，在教会生活上将掀起何等大的属灵变革呀！多少基督身上的肢体在属灵衰老的泥坑里凋萎了，但这神圣生命的巨潮一来，他们便都要充满新的喜乐，都要燃起属天生命的火焰。诚如法国大布道家拉科贝尔(Lacordaire)所说的，教会一生下来便已经钉了十字架，而且，除非她像她神圣的头一样，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否则，那赐生命的泉源便不能从她腹中涌流出来。有一位英国弟兄说：「使教会再燃起使徒时代的火热，多结果子，媲美初期的基督徒，这样的果效并不是肉体活动所能成功的，乃是借着这一种神圣的死。」

愿神赐恩给我们，叫我们清楚一件事：就是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不是要补缀那个「旧人」。这是无数基督徒错误的想法，他们以为基督的使命是要「把他们改良得好一点」。然而，任何像这样的观念是绝对没有圣经根据的。耶稣曾说，祂无意将祂的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祂也说过，祂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祂又说：除非人全然地弃绝自己，否则便不能作祂的门徒。基督并不是来整理整理我们的「旧生命」。祂从未作过要把我们改良得好一点的应许。祂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全部救赎工作是根据人这样的需要(同钉不是假定，神说那是一个事实)：就是人只有向「己」死，又重生过来，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满足神的要求。神并不是要把人补缀起来，然后叫他尽其所能的去效法 2000 年前生活在犹太的那个模型。神是叫基督把人带进坟墓，在那里，把「旧生命」完全结束了，然后，又使祂与基督一同复活过来。我们的主把我们与祂自己紧缚在一起，并分给我们一种与旧生命完全不同的「新生命」。我们若不弃绝旧生命，我们便不能接受新生命。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祂是头，我们是身体。

保罗常在他的书信里面加上一个紧要的字眼——「若」，他并且一再的指示我们要往各各他看。

尤使我们惊奇的是，他用的还是命令式，说：我们必须同意同钉十字架。「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祂同活。」「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我们若与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作王。」

铜蛇为何作主的预表？

我从前常常诧异，为甚么我们的主和尼哥底母在那次历史性的谈话中，竟引用摩西在旷野所举的蛇作祂的预表。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我再说：我惊奇的是，为甚么那必须是一条蛇呢？既然那是预表那位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大功的主，为甚么不用可爱一点的东西呢？我们看圣经就知道：凡一望那蛇的都得了医治。但为甚么用一条蛇呢？为甚么不用一朵百合花，或一朵玫瑰呢？当我发现了基督徒与基督「成为一体」这个原则以后，我才明白了过来。并不是单单基督在那各各他的十字架上，我们的「老我」也与这位末后的亚当(人的代表)同钉在十字架了。祂被挂在那受咒诅的木架上，不是为祂自己，乃是为祂人；祂在那里与一切因自己的罪而受苦的人成为一体，与全人类一同在人类的罪孽和败坏中灭没，要不然，祂便不能为罪死，人也不能在祂里面向罪死。既然我那个可咒可憎的「己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在神看来，我又已经在祂里面死了，那么，还有甚么比蛇更适合做预表的呢？诚然，在人里面有一条蛇，这蛇用那死的刺螫伤了他，而且把他的生命源都毒化了。这蛇已经把他投在与神疏远的黑夜里。除非把那恶毒除去，再把一种新生命注入他里面，否则，人的命运最少可说是无可嫉羨的。无须宣布别的咒诅，无须裁定别的判决，无须加上别的刑罚，单就这「己」的本质，若我们看透了它的真面目和动作的话，我们就能领会到，它一定逃不了悲惨的后果。这是铁案，是永不能更改的。

镭工作者的比拟

不久以前，我读到一段颇新奇的报导，是关于一所实验室所雇用的那些年轻女工的事情，她们的工作是免不了要与镭接触的。这些年轻的女工都知道她们一进了这所实验室，她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那就是，她们一定要死。过了几个月，或几年以后(我已经记不清确实的时间)，便辞退她们，并给她们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遣散费——10000 万元的酬金。有些活了一年，有些两年，有些三年，但到最后，通通都死了，而且都是受了镭的影响而死的。主持实验室的当事人所以给他们这样优厚的酬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医生曾经检验过这些在和镭接触下从事劳作的女工，借着 X 线发现有一种奥秘的火在她们骨中燃烧，慢慢地便把生命消灭了。镭会杀人。这种元素是科学家所知道的一种高度集中的能力。

2000 年前，在伯利恒那个摇篮中，神将祂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世人。父神无穷的大爱都集中在祂里面。不过，这救赎大爱的全部能力是直到祂那爱火如焚的心在各各他破裂之时，才倾注给这个被罪毁坏了的世界。当其时，正是那属天的镭校准焦点在人类的罪和耻辱这个大毒瘤上。镭会杀人。普天之下没有甚么力量能抵挡它那高度集中之能量的冲击力。十字架也是如此(会杀人)。人把自己曝露在各各他，不久便会发现有一种隐秘的火在他骨中燃烧起来。虽然「己生命」还是那个老样子——愤懑，好大惊小怪、贪心、易怒、傲慢、自负、不可一、只知放纵私欲、损人利己——但现在再抵挡不住各各他的冲击力了，仿佛一艘脆弱的三桅帆船在海中受不住大浪的冲击一般。

主在十字架的「同死」是奇妙的拯救

马尔比博士(Dr.Marbie)在他的名著《十字架》里面说，救主的死是「不朽的死」。这死产生一种毁灭罪的力量，这力量强过自古以来的一切「死伦理」的力量，这力量大过一切道德家的教训所发生的全部力量；的确，就是各国所有法律的力量之总和与之相比，也不过如同星的闪光与正午烈日当空的阳光对比一般。诚然，那不只是生命终结的死而已。当人子在最后得胜的一刹那，喊着(三卷福音书的作者都说祂是「大声」喊着)「成了」之时，盘石崩裂，地也震动。这时，生命之主的生命不但如潮涌流出来，这生命的能力也大大增加了。这就是为甚么在最后一刹那，救赎大功告成之时，祂的喊声竟震撼了大地。「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着……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可十五 39)马博士说得不错，他说：「死与复活是互为因果的。」复活已经在死里面，而死又在复活里面。所以，当基督徒向十字架的基督降服之时，这能力集中的道德镭(若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便释放在他的灵里面。这样，那「旧生命」既置于十字架的冲击力之下，它是非死不可的了。从此，复活的生命便取代了旧生命。无怪乎那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使徒保罗曾高声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六 14)

「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能力」这字，希腊原文就是「冲击力」)

第三篇 一同钉死(续)

需要启示

与主同死的真理的全部含意是难以一目了然的。我们必须停留在这个叫各各他的地方，让圣灵把我们与基督十字架有分的那深湛的含意启示给我们。

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要从属灵方面去领会的。不过，若我们确实愿意经历神更深奥之事的的话，圣灵是决不会有负所托的。耶稣所说那能叫人自由的真理会逐步地启示给我们。我们不但要看见，也可以明白。而且，我们还要和这些真理打成一片。凡是与我们基督徒生活有关的圣经真理，若不让那真理在我们里面作成它的工，使我们和它如水乳交融，合作无间以前，便不能正确地说那真理已成为我们的。我们基督徒也不能撇开主耶稣去谈真理，没有主仍说我们握有真理，这话是不通的，因为祂就是真理。

死己之路的进深

那些在心里经历过十字架的成熟基督徒，和那些知道算基督的死是他们向罪的死，并借着基督向神活是甚么意义的人，就是有了若干年的经历以后，神还会让他们更深地窥见那「己生命」的庐山真面目呢！当他们忽然遭遇那从未受过的试验或环境之时，便张惶失措，大起怀疑，不明白那究竟是神的旨意抑为自己私意之际，那隐伏着的「己生命」的动作便立刻显露了出来。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完全属主了，那「老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然而，环境的突然转变便好像把那个「旧生命」惊醒过来，把那个叫做旧「生命的轮子」又转动起来。当圣灵把那「己生命」的动作显露给他们看之时，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如何需要重新取用十字架，更深的取用十字架；而他们唯一的出路，也只有借着更深的有分基督的死。只有各各他的镭才能铲除那老毒瘤残余下来的根。那也就是说，基督徒上升到属

灵生活更高的高原上，乃是借着把自己沉没在死的更深处。无论他们有了何等深的经历，但各各他的十字架还有梦想不到的深度要他们去经历呢！基督徒凭信心一次把自己放在神所指定的那个地位，和他在灵命生长过程中，按自己的需要取用与神儿子的死联合的生命的所在，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神儿子的死里面。保罗说，他渴望认识基督和祂复活的大能——效法祂的死(腓三 10)。这一切，都可以概括在福音书中一句似非实是的话里面——「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不是销毁人格，而是使人格的更新

这当然不包含任何销毁人格的意思，情形刚好相反。譬如保罗，他在领会了他与基督同死的事实以后，他在加拉太书那里说过一句惊人的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保罗仍然是保罗；而且他有更大的权利说：「虽然如此，我现在活着……。」十字架一旦把人的那个「老我生命」除掉，使他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这时，他的人格才开始发扬光大，结出荣耀、能力、丰美的佳果来。只有当神在我们生活里面居首位之时，我们才能占有我们自己。

若有的读者觉得这些话不够清楚，我请求你对我所要问的真理保留一切判断的权利，先和我一同往下看一看这问题进一步的商榷，因为我信任圣灵是会叫我们明白的。祂是真理的圣灵。就如前面所说的，没有哪一个有关救赎大功的真理离了祂而能成立的。祂一定会把我们有分基督十字架这个事实给我们逐步启示出来，并且给我们勇气，把握这个事实。一切都是祂的工作，祂必不致失败。

必须记得与主同死是地位上的联合

我们必须时常记着，我们在基督里的死是一种地位上的联合。虽然从神的观点看，那是一件早已成功的，是历史的、客观的既成事实「圣经告诉我们要算那是一件已经做成功的事情(罗六 11)」，但从人的角度看，那是为我们保留着的东西，只能靠着信心的运用，才能在经历里面成为有效的。正如同救主为除去我们的罪的代死，是靠着信心的运用成为有效的，照样我们借着有分基督的死(这次不是除去罪行，乃是)除去罪律(就是除去那与神为仇、溺爱「己」的旧生命)，也是要借着信心的运用才能成为有效的。前者我们可以说那是分享基督救赎之功在刑罚方面的利益，而后者则为分享它在道德方面的再造力。不论我们接受前者或后者，但最主要的条件，是要我们自己情愿才行；不过，就如我们在上一篇说过的，无论我们是有意抑为无意，将二者分开，我们便是冒犯与亵渎十字架的灵。因为二者其实是一件事。

必须人的配合才有效

当我说，我们自己情愿是最主要的条件，我的意思是神尊重人的自由，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甚至我们可以说，若是人自己不愿意，就是神也没有办法。祂只能在人的同意这个条件下，做这些与人自己有重大影响而且有永远价值的大工。要不然，根据任何别的基础去做，都是没有意义的。神在祂创造的大作为中。祂限制了祂自己，把神圣的自由意志的特权赋与人。神感于自己无量的爱，祂使人有分祂自己的神性，赋与人选择的权力，祂为自己的全能定了界限。在神那一方面，祂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越过这界限。神向人求爱，但祂从不强迫人。祂用人所能感受的千万种方法向人恳求，但祂从不强迫人。祂恳求人，把罪极可憎的后果(十字架可以证明)指示人，但祂从不强迫人回头与祂建立爱的关系。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有所抉择了。我们是让「己」管，还是让基督管？我们是要继续纵容「己」，

在心中把基督留在十字架上，还是愿意向「己生命」(或叫它肉体生命、旧生命、属血气的生命，意思都是一样)死，又从坟墓里出来，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成全神的旨意呢？

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安排

这是基督的十字架所引起的大争论点，叫我们不能不来(不是用强迫的力量，乃是用道德的方法)确实把握住这历世以来最重大的问题(诚然，就是在永世里也不会有比这更重大的问题了)——各各他，这个由神构想出来的最至高的实物教材，好叫我们在选择上不致有错(那就是说，要选择与神站在一边，从此永远与「己」断绝关系)。试思想基督吧，祂虚己，甘愿被人唾面，甘愿被人辱骂，甘愿被列在罪犯之中，甘愿在那一群讥诮嘲弄祂的暴众前羞辱地被挂在那受咒诅的木架上。试问，积属世之智慧，能否构想出一种更有功效，使人更难拒绝，而且更为保险的方法，去征得人的同意，愿意与「己」分离么？倘若可以在人里面能多安排一点甚么东西，一方面会叫他恨恶自己，而另一方面又会去爱神，若这是可能办得着的话，我们确信，那位有无穷智慧的神是决不会不照办的。的确不错，「钉十字架的基督」，诚然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一 23-24)。

「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就地位而言，这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情。就法律上的判决而言，我们作基督徒的人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是在基督里死了；因为父神就是这样看我们的。而神既成之工，我们不能加添甚么或减少甚么。在这个新族类的同一元首里面，那些从这个末后的亚当所生下来的人，都是已经钉了十字架的。无论你是哪一国的人，德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你总脱不了你本国人所具有的某种习惯的思想方式，和特有的气质。你既是一个基督徒，你便一定具备了那钉十字架的生命。不过，这生命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出生以前，教会在那恒久常在者的腹中也没有生下来。

耶稣来，便是为了这个目的。祂的死并不是一件意外，祂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祂的死也不是一个殉道者的死。祂曾说：「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约十 17-18)「现在心里忧愁(忧愁祂的十字架)，我说甚么才好呢？父阿！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十二 27)诚然，祂的死，并不是事后构思出来的补救方法，乃是在生产一个钉十字架的教会这件大事上所不可少的作为。祂成为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好叫跟随祂的人也具备钉十字架的生命。

然而，我再说：我们必须抉择。若我们要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丰满地、荣美地彰显出来，使我们达到那完全人一样的身量，我们就必须藉意志的一种动作，把自己放在我们名义上在神面前已有的那个地位上——与基督的十字架联合。我们必须以十字架和我们与基督同死为基础拒绝「旧生命」。「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不但必须在放弃我们自己那至高的一刹那拒绝「旧生命」，而每次当它逞强不肯屈服之时，我们还要始终如一地拒绝它。我们必须一直厌恶它，习惯地厌恶它，好像我们必须掩鼻行过每日必经之臭巷一样。一方面是因为你已经接在永远的基督的身上了，你与祂「死而复活」的过程有分，你已经只此一次地，而且是有理性地取得了这个地位；而另一方面，这一切都已经由神保管着，使你可以以一个有自由处理道德问题之代理人的身份去选择，再选择，再选择，继续不断的选择。你要选择哪一个呢？是从宝座和羔羊那里如活水江河涌流出来的神生命么？那么，你就必须拒绝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已被罪败坏了。现在你要站在基督的死里面与「旧生命」割绝，同时，不断地接受那属天生命的供应。你这样做，你就必得胜有余了。你这样做，你便

不用苦苦的再去扮演「效法基督」那个角色；相反的，你会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了。你既有分祂的死和祂的复活，你便非像祂不可。那将是一件何等轻松、愉快、美妙的事情呀——简直好像孩童的游戏一样呢！现在你做基督徒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你已经有分祂的性情了。

哦！唯愿教会能看见这至高的真理，以往，她(教会)只享受了一半的救赎，因为她没有领会十字架的含意。她还不愿意与祂的主同死，她还没有「取得她的产业」，因为她还没有学会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她仍然在「肉体、世界、和魔鬼」的辖制之下，因为她没有信靠祂的主(其实，主曾屡屡用教训、榜样，而最后又在各各他山上，完全倒空自己，藉此把「舍己」这至高的原则教导她)。她还不相信永生是只有全然弃绝「旧生命」才能得着的。她想尽办法去效法祂的主——靠「肉体生命」的力量去摹仿主。虽然如此，她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事上是毫无办法，还是不肯舍弃她自己的生命，好叫她成为属天生命的分享者。她还不能将新生命灌输给这个垂死的世界，因为她废弃了她的约；这约是她与祂的主在各各他所立的。这约是死约。基督做开路先锋，祂在前头领路，祂也叫我们跟随祂行。祂要我们与祂成功一个深远的联合；要我们全人都接在祂里面；要我们的志趣、目的、抱负，都与祂打成一片。这才是福音的真谛。神已经用极容易明白，极动听，又至高，而又感人的辞句表明了，好叫万世、万代、万族的人都明瞭这福音的意义，又使他们知道，这样的联合要根据甚么基础才能作成(那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旧生命」必须排尽，它在人子身上已经被结束了；然而教会还没有来到各各他之镞的烈火之下。因此，在这个不但被经济危机，还有道德危机笼罩着的世界，她仍然是软弱无力，起不了甚么作用。

基督的十字架是复兴基础

离了从更深的有分十字架而去谈复兴，真是愚不可及的事。今日的基督徒领袖们已经变成对复兴抱怀疑的态度了。人简直不敢谈复兴(教会极力避免用一切博人喝采的方式去传福音，自属明智之举)。在教会里面，凡是从「肉体生命」而来的复兴，那就是单凭血气，借着「魂生命」所造成的复兴，都是假复兴，凡不与「旧生命」割绝，并把它置之死地的复兴，都是假复兴。若神自己赞助这样的复兴，主持这样的集会，挑旺这样的野火(亚伦的两个儿子丧命，就是因为他们以以色列人的祭礼上，献上凡火)，我再说：若神认可像这样的假火的话，那么祂自己便成了十字架的仇敌。祂是与祂的儿子反对。祂把基督所斩杀的又苏活过来。扫罗可以拒绝杀死亚甲，但撒母耳却不然。「肉体是无益的」，「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读出埃及记就知道，总是先洒血，后抹油。油(圣灵)是在血(十字架)以后(出三十 32)。要分享基督的生命，我们必须分受基督的十字架。

自然界的规律与此相合

最吸引注意的是，在大自然这部大辞典里面，也教导人同样的课题。在这部大辞典里面，几乎没有一页不强调这样的事实：生命都是从死发出来的，不是树、不是花、不是灌木、不是果子，生命乃是一粒种子的死的代价所换得来的。

某日，有一个种棉花的农夫请我去参观他的田庄，他硬要我跟着他在一行一行的棉苗中行走。我非常快乐，因为神借着那位朋友解释棉子生长的方法对我说话。他从土中挖出五、六个刚发芽的种子给我看，当时的情形，我就是永远也忘不了，我看见那些种子在发芽以前，已经先往下长了一条很

长的根。人总以为种子已经埋在地里头，已足够表明它的死了，那样，它就可以向上发芽，吸取空气、阳光，和自由了。其实不然；它还得先在埋葬它的坟墓里面更深地往下扎根。

旧约的预表

圣灵也用旧约的预表、象征和叙事清晰地将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奥秘给了我们极多亮光。亚伯拉罕必须献上他的以撒。虽然以撒没有死，但从属灵的观点看，亚伯拉罕已经把他献为祭了。是因为亚伯拉罕行了这事，才有应许给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在此以前，我们又看见，以撒是从撒拉那「如同已死」的腹中生出来的。约瑟未坐宝座，未与法老一同掌权，成为一个真正的拯救者以前，先被埋在埃及的一个监牢里面。那个性如烈火的摩西，四十年之久在米甸的荒山中受了教育。我设想，在那里有许多坟墓，散布在群山之间，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心中无数的希望，都一个跟一个的埋葬在那些坟茔里面，直到最后，他的「己」全然消灭了。若不经历那些坟墓，他便不会成为一个能与耶和華面对面说话的神人，他也不会成为古代的伟人，他对各国国家事务上的影响也不会如此长久。假如利未记这卷书，和所献的无数祭牲，与江河似的血流，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意义就是：神与人相会，只有一个基础——就是以十字架为基础。

世界的灵

我们这个沉迷于宴乐，中了爵士音乐之毒的世代，对这个真理的态度，也一定和那些用石头打死司提反的人所采取的一样——掩耳、咬牙、切齿。因为这些事情，对他们简直如芒刺在背。但对于那些尝过主恩的滋味，渴慕天堂美酒之人；和那些未得着圣灵的丰满便永不满足，切慕神深奥之心的心如「炽烈的火炉」一般的人，他们对这如利刃割人，如烈火炙人，能把旧生命炸毁的真理，却是无任欢迎的。

《血约》中所显示的

在特荣布利博士(Dr. Trumbull)的名著《血约》，这一本查考古代祭祀的大作里面，他指出上古时代的人类，无论是哪个种族、哪个国家，都有各种各式献祭之事；祭物有的用畜牲，有的用人。他聪明地收集了无数土番所用的祭坛，他叫我们看见，人的这种天性是如何普遍，又如何根深蒂固地存留在人灵里面。显示人由于直觉的催促，盲目地去摸索神的这个事实。他们企图与神建立和谐的关系，没有不以死为基础的。

约但河里十二块石头

以色列人必须下到约但河谷，在河床上置放十二块石头，然后才能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过去以后，河水复流，把那十二块预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石头掩埋了。以色列人若不常常留在那死的地位上，如同河水掩埋的那十二块石头所预表的一样(书四 9)，他们便不能住在迦南。

大卫、以赛亚、约拿的经历所显示的

大卫在未被扫罗疯狂地追赶像一条狗一样，在非利土地的岩穴山洞中经历无数的死以前，他还不能登极作王，这个为众人所爱戴的以色列的美歌者，他所写的各种美丽可爱的诗歌，又如天使撒拉弗所描述的那种灵交生活，若不是他曾遭受扫罗疯狂的迫害，心里经历十字架的话，他便写不出那些与人的苦难表同情的诗句。以赛亚看见主，便说：「祸哉！我灭亡了！」他必须用那在天之坛的火炭洁

净他的旧生命。在耶利米为选民伤痛哀哭之时，他真是天天冒死，而且是死而又死。约拿被抛入海中，被大鱼吞吃了——但他从鱼腹中出来以后，他的「己」还没有完全除去。任何时代，神的子民升到属灵造诣的高峰上——与至高者在荣耀里保持不断的交通，莫不是一再地把「己生命」、「肉体生命」带到死的尘土里去的。

雅歌书所暗示的

当雅歌书里面的那个「佳偶」喊着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这是雅歌书上象征人渴慕与基督联合的术语），随即她又自供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苦）。」「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是生长在坟地上的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呀！是的，那必定是指着死说的。

我们若没有深深的与「良人」的十架有分，祂便不能使我们与祂自己联合为一体。

「肉体生命」必须被处决

那个急躁的、贪心的、以己为中心的、好小题大做的、好色的、可恨的「肉体生命」（加五 19 对这肉体生命的分析）必须死。这生命必须绝对地，而且毫不留情地处决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救主是十分坚定的。祂不敢姑息。祂不能犹豫，祂所以要严厉，也是迫不得已的。我们若不让祂来介于我们与那可鄙的肉体生命之间，祂便不能带我们到那最高的，与祂联合的生命里面。

你有没有取得你在基督里与祂同死的那个地位呢？你必须借着信心的一种动作，抓住那死当作你的死；你必须把基督的十字架置于你自己和「罪身」之间。你必须以你所经受的十字架为基础，拒绝那天然生命，就是所谓「肉体生命」。你必须站在你与基督在各各他的地位上，而且，每当那「己生命」自作主张之时，就说：「我已经在基督里死了，奉祂的名，我拒绝。」你这样做了，圣灵就会证实你的信心，使你自由，并保守你自由。

第四篇 宣扬与主同钉的保罗

虽然使徒保罗从未凭「外貌」认过基督，但他对那位可信之主的奥秘似乎比其他使徒们还有更深的认识；他是塑造初生教会的生活和性格的主要力量。在新约里面，他是一个仅次于主的杰出人物，对教会之成长，以及在文字方面都作了最大的贡献。然而，他却从没有像其他的使徒一样，凭「外貌」认过基督；他也从未直接受到救主自己在世时之言行教训的影响。

保罗的蒙恩、寻求与所得的启示

他那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得了那从天来的启示以后，他并没有上耶路撒冷去，「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是往亚拉伯去，他要在那里寂然独处。他所看见的那眩目的大荣光，和所听见的声音，使他顿时觉悟了那位挂在被咒诅之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别人，乃是神的基督；而这一位把那叫人受不住的大能和威荣启示给他的主，不是别人，乃是那位万王之王。他有了这一次非常的经历以后，使他不得不沉默一个时期，专心默想，是势所必然的事。他用了三年的工夫去深思默想（加一 16-18）。乍看起来，他好像做了一件大错事。唉，为甚么不上耶路撒冷去与彼得、雅各和约翰商量呀？你想想，他这个从不认识耶稣的保罗，岂不该坐在使徒脚前聆教么？他应该把一切经过跟彼得讲说讲说，他应该从约翰那里领受关于主的直接见闻才是！我们中间准有人愿意走遍全世界，去获得这样的特权呢。

保罗有没有做错呢？我们愿意听一听他自己怎样说：「神，既然乐意将祂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亚拉伯去。」(加一 15-16)

保罗在那伟大的时候，他最大的需要是隐遁独居，使他可以不受妨碍和骚扰，专心去默想那个异象。那时候，基督充满了他的视域。基督的荣光吸住了他，使他三年之久不能与那属天的磁力分离。阿！主自己在那眩目的荣光中临到了他灵里，现在叫他到使徒那里去得些亮光么？真理的主如今成了他的教师，还要叫他到人那里去学习真理么？

过了 14 年，他上耶路撒冷去(加二 1)，但他爽直地承认，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他甚么，别的使徒并没有给他甚么亮光，情形恰巧相反。保罗比他们了解的更多，他得了更大的亮光。他比他们认识基督(神的基督)更清楚。他对于信仰里面的奥秘，就如外邦人与教会的关系，基督信仰与犹太教的关系，内住基督的真理，奥秘之身体的真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他对于像这样的问题，都有更深的认识。他的判断也更正确。我们都知道保罗从前是个骄傲的法利赛人，但是他在亚拉伯的旷野，三年之久在那位已经得了荣耀的基督脚前所得的造就，显然比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三年之间教导那些打鱼出身的使徒的果效要大得多。无论是作为一个宣教士、或神学家、或讲员、或组织者、或圣徒，保罗都强过他们。除了我们的主以外，他应该是教会中最配受感戴的人了。

被提到三层天受教

我们怎样解释这件事情呢？从未凭「外貌」认过耶稣的保罗，却在灵里凭圣灵认识祂更清楚。没有人像他那样深的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曾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他在那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为以弗所的基督徒们祷告，要主借着祂的灵叫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他们。

保罗的中心教理

究竟保罗全神贯注的中心教理是甚么呢？是因信称义么？许多人一定会说，是。但若查考一下保罗的书信，就知道这个大使徒所高举的，不单是基督为他死的这个事实，而连同这事实，他总是提到十字架另一方面的事情——就是他(保罗)也在基督里死了。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六 14)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 20)

「我们的旧人和祂(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罗六 6)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罗六 1-2)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三 3)

这似乎是保罗在亚拉伯的旷野，在惊喜的心情之下所领受的至高功课，是救主烙在他心坎里的。主给这个现在已被打倒了的法利赛人所启示的真理，乃是各各他更深方面的意义，使他因此成了最伟大的使徒。那帕子揭开了，他看见了隐藏在十字架里面的奥秘。他看见他在神的旨意里面已经在地位上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了。在他看来，基督徒生活绝对不是一种效法，乃是一种荣耀的有分救主的死和

复活。在他看来，基督徒乃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是祂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他看来，他活着就是基督。他不要几分是自己，几分是基督的混合物，或大部分是基督而仍残留着一点点「己」的组合。他完全不要有一点点「己」的存在，却完全要基督。他看见神不但把罪放在祂儿子的身上，同时也把罪人放在祂儿子身上了；因此，他(保罗)在祂里面(即使是地位的)，实际上是已经死了。他对这种信心，从未动摇。他既把那「己生命」置之死地，从此便以一个在基督里之自由人的身份活在世人面前。

大使徒与基督完全联合

这个大使徒就是这样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与基督联合。诚如保罗自己所领会的，一切基督徒与新族类之元首——主基督的联合，乃是早就孕育在神的心中，用来拯救人脱离罪和败坏的「肉体生命」之辖制的方法。而这联合，仿佛也就是救赎本质的一部分(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像，使自己与人联合，并在十字架上为人受苦、受死，使人可以借着与祂联合，在祂里面向罪死)——我再说：使徒保罗把自己与他的救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联合，以致他看他自己所受的苦，乃是跟随基督的脚踪行。我们可以叫那是各各他的延续，而保罗说那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总言之，使徒乃是用十字架解释他自己所受的苦难。

保罗所受的苦难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论及他所受的逼迫和试炼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点。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他随即又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从这一句非常奇特的话里面，给我们一把开启他灵里最深处之秘密的钥匙。是基督借着祂的仆人且在其身上受苦；是基督借着祂的仆人且在其身上受新的创伤；是基督借着祂的仆人且在其身上十字架的工作，是各各他在个人身上的落实。当然，保罗绝不是看自己所受的苦与基督在十字架上作负罪者担当世人的罪之时所受的苦是等量齐观，或一同分受的意思；他也绝不是把自己所受的苦当作是作成赎罪大功上的一种贡献。主的赎罪大功是在各各他山上只此一次地永远完成了的。在主伟大的舍己，作众人的赎价这件事情上，罪人是不能做甚么的。

我所要强调的是保罗所见与基督联合的事实。这件事的真实性，对于他是毫无疑问的。他看见十字架不但是救主的死，也是一切组成祂身体之人地位上的死。由于这个既成的事实，使他(保罗)看自己作基督徒所受的苦，和一切基督徒所经历的患难，都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连续的死。

但我们切勿以为保罗所说，我们是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的这个「死」(林后四 11)，纯是消极的，毫无作用的东西。保罗肯定地说，从这死里面发出永远的生命。「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四 10, 12)那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向「旧生命」死，把一切的障碍都除去之时，那活水便从我们灵里的最深处涌流出来，把生命——神的生命——流给别人。

保罗对与主同死真理的综述

在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有分基督的死这方面的真理以前，让我们简略地把保罗在这真理上所见的含意综述如下：

第一，我们在基督里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罗六 11)。不是靠挣扎去胜罪。若罪只是从外面来的，我们去应付它，也许不太难。但我们全身已为罪所渗透了。一杯清水里面，只要有一滴墨水滴在里头，

便把全杯水都染了色。「己」便是像这样具备高度渗透性的东西，我们的思想本身都中了「自爱」这种大癫疯的毒了。因为「己」这个坏东西，我们的灵已经偏离了它的中心——神，而扎根在肉体里面了。在神的眼光中，那个旧生命实在太可憎了，无论补缀、或磨、擦亮这一类改造的工作都无从下手。耶稣说我们必须重生。我们必须被带进坟墓，在基督里把旧生命消灭了。

我们的「己」若不死，基督之于我们，便不能成为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若我们要脱离「己」的辖制，就必须「开刀」。要对付这个「己」是别无他法的。

第二，我们在基督里向世界看自己是死的。这意思当然不是说，某一中古时代的修院，或荒野、密室、或某一圣地，对基督徒生活将更有裨益。没有人像基督那样频频与外界接触，也没有人比祂与世务的中心更接近了。无论在街上、在殿中、在家里，都可以看见祂和穷人、残废的、跛脚的、或是那些参加婚筵的人在一起，祂总是屹立在生命急流中最深湍的地方。祂绝不是一个避世者，但祂仍然能说：「我不属世界」。「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自从基督到世上来以后，这世界无疑地已加增了许多光彩，但是，与世俗为友的，仍是与神为仇：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世界的作风、虚伪、谎言、贪婪、情欲，都是从「己」这个怪物发出来的。利用人的骄傲作工的撒但，仍然是这世界的神。既然如此，我们怎能与这个钉基督十字架的世界订立亲善的条约呢？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钉基督十字架的作风仍蔓延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必须与这个世界割绝，那是没有比这样做更合逻辑，更无可避免，更必要的了。除非这个世界改变它对基督的态度，在制度上和生活中都表显是拥戴基督为王的，否则，我们作基督门徒的，实迫不得已要毅然站在反自私、反贪婪的地位上。在基督里，我们是向世界死了(加六 14)。

第三，我们在基督里向分门结党的灵看自己是死的。在以弗所书上，保罗论到那隔绝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墙，说：基督借着祂的死，已经拆毁了这墙，「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了」。哦！但愿教会能把握这个异象；看见她自己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又叫她知道，怎样才可以把那些墙垣拆毁了。例如，教派主义的墙就是应当拆毁的。因为「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或希利尼人」。任何过分持守教派主义的态度绝非基督徒所应有。所有分门别类的事都是从「肉体」来的。撒但在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派系与派系之间，国与国之间，筑起墙垣来，然而基督要把那些墙垣统统都拆毁了。作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敢存着任何过激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他向侵略主义必须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对于全人类负有重大的责任。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才能除去由侵略主义、教派主义和国家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这并不是说，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得不担负自己国家的义务。他是要担负的。实在说来，只有基督徒才可说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且，愈是真诚的基督徒，愈是爱国。不过，基督是高过也越过国家主义和教派主义的。作为祂身上的肢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去推行救赎这世界的荣耀计划。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向每一种分门别类的灵死了。我们不爱人群的话，我们便不能接基督到我们心里来，因为基督是关心每一个人的利益的(太二十五 31-46)。若我们不愿意要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便不能保有基督，因为在那个十字架上，已经灭绝了种族间的一切冤仇——事实上，把阻碍造福人群，和有害于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一切障碍，都在那里斩杀了。

「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为要将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弗二 13-17)

最后一点,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向律法死了。「我的弟兄们!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罗七 4)基督不但已经把我们从「肉体生命」中救拔了出来,又借着与祂同死把我们与世界割绝了,同时祂也带领我们远远离开了律法的领域。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是在约束我们的耶稣基督生命之灵的律之下。就某种意义而言,那仍然是律法,就是雅各在他的书信上所说的「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不过,我们切不可把这律法与摩西律法混为一谈。因为一个是使人自由的律法,一个是束缚人的律法。一个是给人力量能像基督,一个是死的规条。一个是新性的表现,一个是希图节制并管束那旧生命的字句。然能得以自由,不再被捆绑,那是何等好呀!在消极方面说,我们可以不再受「肉体生命」的辖制;不再受这世界的暴君的压迫;不再受那个可憎的,我们叫它「己」的怪物的支配;不再在死律法的规条之下(诚如保罗所说,律法是惹动忿怒的);也不再为恐惧、焦虑和苦恼所捆绑。在积极方面,我们能有一个充满神生命,自由释放的灵,你想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阿!赞美主!能这样使人自由的乃是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当我们与基督一同站在祂的死里面,凭信心取用各各祂的自由释放的能力(那就是相信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才能经历我们的灵里所渴望的真自由。

第五篇 一同复活

当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探索我们「与基督有分」这真理所包含的意义之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是开启那深不可测的丰富之钥,支取无比能力的如意灯,又是我们在天门这边从未梦想到、从未认为有可能得着之幸福的入口。

我们到了这等地步,不但在我们的态度上、关系上、思想上要经历彻底的改变,我们也会看见万事果然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回过头去看看那条「效法、挣扎、失败、惶惑」的旧路(这「己」的旧路、「肉体」的旧路),真有说不出的安慰,说不尽的感激,因为有一个新的日子已经破晓了。这种情形,比起一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王子,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得回了他父王的名位、财富、权力之时,回忆当年亡国屈辱而百感交集之情,要深刻得多了。

我们将一切交付与主以后,祂就借着祂的灵来占有我们,使我们的心情都受祂管理了。我们受了感动要去祷告么?祂就给我们那祷告的灵,领我们进到活神的面前,使我们的祷告活泼有力。我们受试炼么?祂把我们抱在怀里,又亲吻我们,使我们的心歌唱。我们受试探么?祂就用能力束我们的腰,叫我们在祂里面得胜有余。

我们有分于基督的复活

下一步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我们有分基督的复活。我们不但已经在基督里死了,我们也在祂里面复活过来了。我们向「己」的死,不过是进到那更大、更完满、更丰盛之生命的入口。当我们在我们旧生命的死亡证上签了字,并把旧生命交付坟墓,与基督一同埋葬之时(罗六 4),只有发现我们是领受了那更奇妙无穷的永远生命;我们再度成为活神的殿。「肉体生命」(不调和的成分——「己」)无论如

何热心宗教，仍是与神为仇的，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那不调和的成分一经除去，神就再回到祂在我们里面原来的地方，这样我们才真的活过来了。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一同复起。」(弗二 4-6 直译)

这是一个奇妙的真理！也是一个荣耀的事实！这事实给我们带来何等丰盛的福分呀！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力量，又是何等荣耀的宝藏！其意义是何等的重大呀！基督的复活是我的复活，神已经使我与祂一同复活，祂就是那满足我灵里最深切之需要的。我要生命，我要丰富的生命，我要永远的生命。我的灵渴想生命，「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信我的人，从他灵里的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样的生命是任由基督徒取用的。

这神圣的生命，如今岂不为众基督徒(包括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享有的么？(这生命在有的人身上只是一条极小、几乎是不能察觉的溪流，而在有的人身上却如同一条「活水的江河」，全视乎人与基督的联合，和倚靠祂的程度而定，水由殿门下涌出的异象(结四十七章)；我再说：这个为众基督徒所享有的神生命，人若没有得着(虽然是几分地得着)，他们便不能与基督的十字架有分。只有活物才会死。只有接受了基督生命的人(虽然是几分地接受)才能向「己」死。不能靠「己」去胜过「己」。我们必须为基督所占有，我们才能向那「肉体生命」死。我们接受基督到甚么程度，就看我们向「己」死到甚么程度。换句话说，我们要能更完全地进入基督里面，我们就必须更彻底的向「己」死。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祷告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所作的祷告实在太奇妙了；他对以弗所的基督徒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祂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而这能力是给我们、为我们、又是在我们这些信的人里面的。那是甚么能力呢？这能力是从何处发出来的呢？这能力就是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使祂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

那在基督徒心里作工的无比能力，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保罗切望以弗所基督徒能领会这个事实。

当我们想到新约所论基督徒生活的必要条件之时，我们就经历到那些条件都是假定基督徒必须先有了与基督在祂复活大能里面的这种联合。只有以基督为中心，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才能在基督徒生活和工作上达到基督的理想。对于一个全然属乎血气的人，甚至就是对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们既未曾切实与基督无穷生命的大能有分，现在想要他们用圣经所吩咐的那种神圣的爱[希腊文的「爱」(agape)字，是指「神的爱」]去爱仇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比叫一条虫去扮演一只飞鸟还难。没有一件新约的要求而不使基督徒立刻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的。他必须停止一切肉体的活动——向「肉体生命」死，并接受复活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否则，他做一个基督徒便非失败不可。对这个从基督流出来的新生命而言，遵行登山宝训是没有甚么困难的。因为基督徒一切的表现，都是他

所接受的新生命出乎属性、极轻松而又极自然的流露。而对一个属血气的人，由于他堕落的本性作祟，登山宝训在他看来，乃是使他吃惊的矛盾，那也是不足为奇的。诚然，登山宝训在一个没有重生的人(重生就向「己生命」死，又与基督在「新生命」的能力里面一同复起)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太不可理解、太难实行了。

活出基督与效法基督

无疑的，我们此刻仍以伪君子的甘言蜜语自愚而不自觉。我们动辄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甚么社会福音(我们的社会自然需要采纳耶稣的教训，将基督那种爱的生命注入到每一阶层去)，我们也常常漫不经心地谈甚么跟随主的脚踪行。但我们却忘记了，这种机械式的做法，去做耶稣曾为我们的社会关系所做过的那些事情，是永不能把基督的生命带给我们的。一只死蛙，通以电流，可以使它跳动，好像活的一样，但仍然是个死蛙。

去摹仿一个法国人，并不能使我成为一个法国人。我(作者)是一个德国人，我若要成为另一国的人就必须出生在那一国。

基督徒生命也是如此，我必须重生。这便是为甚么基督要带我与祂一同进入坟墓，然后又使我从那里出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祂作为人的代表死在十字架上之时，祂便把我的旧生命结束了；当祂从坟墓里复活过来之时，祂便把新生命赐给了我。

基督从不寄望于「肉体」。无论它的外表是如何热心宗教，无论它的样子装得如何圣洁，无论它所承担的职务如何神圣，仍然是「无益的」。那仍然只有「肉体」的活动。那仍然是在属血气的范围内。简言之，仍然是那个「己」。

基督徒的信不单在神超然那一方面。固然基督道成肉身是神迹，而一个与基督复活有分的人成为神所占有的，也是神迹。不单是基督为罪人死，罪人也在基督里面死。不单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基督徒也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不单是人这一方面想构到神，乃是神取了人的形像，把生命全部的程序变更了，以「人子」的身份把自己交付十字架(为要灭绝那个大怪物，就是一切败坏之源，人的祸根——「己」(本身)；然后使人从坟墓里出来，给他那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这是基督徒的信——是众使徒的信，是「神儿子的信」。「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二 20 另译)

第六篇 一同升天

「有分基督」——与基督合一的原则

这「有分基督」——与基督合一——的原则，就是属灵的人也不容易测其高深，理解其全部意义的。这真理使我们惊奇，使我们怀疑，而我们的信心也随之动摇了。

我回想起我不久以前的一次经历。我在荒漠隐居了多年以后，最近有一次到海上去。当我的眼睛一瞥见那一望无际的大洋，听见那浪涛汹汹的巨响时，我的心弦仿佛被巨锤撞着一般，我屹立在那里，哑然若失。当一个人在那「己」制之「效法基督」的旷野精疲力竭地飘流了多年以后，头一次望见基督徒「有分基督」那个丰富莫测的大海洋时，不但要哑然若失，他还会像那个被天上眩目之荣光

照射的大数扫罗一样，而不得不仆倒在地上呢！

用信接受与主一同升天的真理

我必须承认，当我才觉悟这一同升天的真理之时，我也怔住了，就连基督的升天也已经是我的么？不是后来，乃是现在，真耶？假耶？我敢不敢坐这辆「火」车，像以利亚一样长驱直入那荣耀里去呢？圣经真有这样的教训么？一个人怎能在地上又与基督同在天上呢？像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就太多了。但保惠师，就是那位当我们愿意并且能够领会之时会带领我们进入那些奥秘的圣灵，已经赐给我信心。我先相信了，而现在我也经历了。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常说：「信心胜于眼见」。「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而我们实际已经到了来占有这实底，这未见之事的精髓的地步了。

我们不但与基督的死和复活有分，我们也与祂的升天有分。诚如保罗所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弗二 6)耶稣在祂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曾提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联合这个至高的目标。祂这样祷告父说：

主耶稣的祷告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父阿！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在主的思想中，祂往父那里去这件事是极其明显的，因为祂已经说过，「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祂已经凭信心取得了祂在父右边的地位。祂正按着这条十字架——空坟——升天——的路回到祂从前所舍弃的宝座去，同时，祂也凭信心把那些按神的先见组成祂奥秘身体的人也一同带了去。这位天上新郎如今正要把祂的新妇安置在祂宝座的右边。

基督徒与基督是一体。所以救主能这样说：「你(神)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一根新的枝子接在祂自己里面；祂既成为人子，祂便使自己作这个新族类的头；祂既成了末后的亚当，就使自己作这新人类的共有之元首。这新人(身体)既与祂的十字架有分，又与祂的复活有分，那么，这新人也自然应该与祂一同升入高天了。

地位上的升天与经历上的升天

不错，这是地位上的升天，但是，这也是在今生就能成为事实的。我们必须学习占有我们的产业，并凭信心支取神实际已经交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使我们「经历的地位」与我们「法定的地位」相谋合。神已经算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并且一同坐在天上了。「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弗一 3)诚如迈尔(F. B. Meyer)所指出的，我们都要注意圣灵在这里所用之动词的时态。这一切现在就是我们的。「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是死(身体的死)后去得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带我们去得基业的，乃是信心。我们现在就可以与祂一同坐在天上，因为神使我们在教会元首——基督里面已经坐在那里了。若说：这似乎太多了，对这样不配的孩子，这样的福气太大，不配得；那么，请我们不要忘了，就是最微小最微小的属灵福分都是这样来的呢。只因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才敢对神说话。没有基督，我们就一点儿也得不着。既然如此，为甚么我们不能与祂一同承受那最高无上的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诚然，诚然。就是祂的宝座，祂也要我们与祂一同有分呢。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祂同坐一般。」(启三 21)

《在天上的生命》一书的卓见

那位曾在非洲做了几年宣教士的柏克博士(Dr. G. A. Peck)，写了一本书名叫《宝座的生命》，又名《在天上的生命》，他在那本书里面解释基督徒生命这方面的真理，确有独特的见地。他说，基督徒还没有经过死门，进入荣耀以前，就可以取得他与基督在天上的地位，并支取救主宝座的生命。柏克博士看以色列人战胜迦南，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乃旧约里面伟大的预表。「迦南」代表「与基督最高的联合」。这宝座的生命是叫每个基督徒都来承受的，「约书亚」代表「圣灵」，祂苏醒基督徒，赐基督徒信心，又带领基督徒与基督进入这联合里面。那些迦南人，就是伟人亚纳族人的后裔，代表撒但和其他强大的恶势力，是抗拒基督徒去「得」那应许之地，也是拦阻基督徒去取得他与基督在天上的地位的。诚如耶和華对约书亚所说过的话：「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照样，现在圣灵也对基督徒说：「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一切已经保管在那里，是已经「法定」赐给基督徒的了，只等基督徒运用信心去支取，使那一切「实际」成为他的。

虽然柏克博士的信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这样的信息只有受圣灵教导的人才能接受；但灵里已经预备好，来接受这真理的人似乎太少了)，但这荣耀的真理并未减损丝毫。而且，赞美神！有许多事情可以使人相信，教会已被唤醒过来，正要来取得她那荣耀的基业，起来站在(我并不是指基督再来时教会会被提)她在天上的地位上啦。

不「容易」领会的道理

我充分经历到，这的确不是「容易」领会的道理，也不是一件等闲的事情。但任何论及基督降世、受苦、受死，和福音传遍世界的伟大计划，能说是容易理解或是简单的事么？或者能认定基督为罪人的死是没有甚么奥秘么？哦！奥秘有的是！就是最大的智者们都必须除去一切的骄傲，否则他们在这里便非绊倒不可。而头脑最简单的人也需要恩典，免得他们对此竟视而不见。只有被圣膏抹过的眼睛才能透过帕子，看见王的内室。若没有圣膏，我们便不能理解基督学的 ABC，难道我们还诧异 XYZ 是不容易明白的么？使徒约翰说，这「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教训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而这同一的恩膏也能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叫我们不但在地位上，也实际上成为基督宝座生命的分享者。

灵魂分开、释放；即可享有与基督同在天上的福分

我确信，用理学的知识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不只圣经告诉我们：人是分成三部的，就是科学也是这样说。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所组成的。保罗这样祷告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完全无可指摘。」圣经里面一直是把灵与魂分开。圣经又告诉我们，神的道剖开魂与灵(来四 12)。人堕落以后，他便不再活在灵里面了(这灵是神觉的住所；神原是要灵居首，管理魂和体)，他堕落到「魂」里面，成了属魂的人；其后又再堕落到肉体里面，成了属「肉体」的人。圣经上说，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因为祂说：「人已属乎肉体了。」(创六 3 另译)

神救赎大功的目的，是借着灵使人再成为一个有神觉的人；苏活并释放人的灵，使它从魂和肉体的桎梏中出来，让它再居于领导的地位，使人听命于灵。

因此，十字架必须把魂与灵切断、剖开。灵一从肉体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便马上可以取得它与

基督在天上的地位。这样，基督徒的生命就要从宝座那里不断地涌流出来。对他的灵而言，就在此时此地他便迁到基督的国里去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祂的情形正是如此；祂能说：「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对祂的灵而言，即使当祂在地上行走，或在加利利海边讲道，祂仍然是在天上。祂的生命不断地从宝座那里涌流下来。魂与体都在灵管治之下。

凭信心支取「在地如在天」的福分

当我们凭信心起来取得我们在天上的地位之时，我们的灵便从「肉体生命」的束缚中释放了出来。我们的灵也从「魂生命」中得认识脱。我们便不再被「己」捆绑。我们恢复了自由。我们的生命不再活在外圈(体)上，乃是从圆心(灵)那里涌流出来。这样我们才真的回到我们原来的地位——不单是神的儿子，也是人；而人性最高的境界(主的人性)也在我们里面豁然开启了。

当我们学会分享基督在救赎里面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丰富，活在全部的王权中之时，才能表显基督徒生命的荣耀。惟愿我们能看见我们灵里的贫穷，生命的软弱，死仍然把我们重重包围，这全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一切联结在我们身上。使徒约翰能说：「从祂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但是，祂丰满的恩典，我们得着的是何等少呀！有多少基督徒只靠着那饥饿在线的口粮苟延残喘，而王时时都要他们过丰足的生活，全人充满神的生命，至无处可容，扎根在神的丰富里面，让活水的江河满溢，又涌流到这个将亡的世界里去！在雅歌书上，那个良人(基督)对新妇(教会或指个别的基督徒)说：「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哪哒树。有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歌四 12-15)

第七篇 一同得胜

基督徒的属灵争战

基督徒行走天路的时候，时时刻刻都可能遇见危险。有各种的试探环伺在他所行经的道路上。所走过的路程愈远，所得的恩典愈大，前头的陷阱也愈难防范，所遭遇的抵抗也愈厉害。主耶稣在世途的末了，就是当祂行将完成最卓越的属灵大工之际，他便是经历了那一场最猛烈、最厉害的交战。基督徒的经历也是如此。在他还没有达到那最高的属灵的成就以前，他是决不会知道仇敌是何等坚决、何等强大、何等凶残，其抵抗又何等顽强的。正当基督徒起来维护他的权利，固守他与基督在天上的地位之时，那大仇敌——幽暗之君——便开始运用祂最诡谲的策略，挥动祂最有效的武器进击。

一个仍然为「肉体生命」所支配的人，很可能还会怀疑撒但权势的存在。他根本看不见。灵还没有得着释放。撒但和这样的人是没有多大争论的；祂和那些自认是属基督，而却让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的「己」仍坐在宝座上的人，是可相安无事的。在「旧生命」未被移置，十字架只被看作一个遥远的记号，没有在里面经历十字架，属灵的能力还未释放出来，与基督升天生命的大能还没有生机上的联合以前，那个仇敌是不大感惶恐的。只有当基督徒领会到他与那位神圣的元首同死的地位，又和祂在灵里一同升到那个真能力的所在之时，他才能理解保罗所说的下面一段话的意义——「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

这时他才开始觉悟救主十字架的更深意义。

十字架的更深意义：胜过仇敌

主耶稣来，不单是显示父的爱，用具体的人生表明神的目的；祂不单是来医治人、教训人；也不光是来舍命在十字架上，作众人的赎价。按最严格的意义说，那些都不过是次要的目的。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由于人的盲目，不能了解，所以很少提及。那一出巨剧在幕后已经上演过了。主耶稣曾看见撒但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祂看见了那个真正的仇敌。祂未曾被蒙骗片时，在灵界里，祂看见一大群鬼魔如同厚云把这个世界重重围住。全世界都在黑暗权势的辖制之下。主至高无上的荣耀，祂作救赎主的最大价值，全在祂能突破那恶势力。祂赶逐了那些鬼魔。祂在旷野曾面对仇敌，并且得胜。

可注意的是，在最后的那一晚，救主已经用祂要与撒但权势交战的话解释了祂的十字架。祂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十二 31)保罗对于这个事实有极透彻的认识，他说，耶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来二 14)。他在另一处论到救主的十字架时又说，主在各各他山上已经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凭着十字架夸胜(西二 14-15)。似乎在我们毫无所知的灵界里面，当战事发生(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在天上争战)，那些光明的天军奋战求胜之时，也是向各各他呼吁、求援，并且根据基督在那里所得着的得胜，使他们也能得胜。「他们(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胜过牠(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启十二 11)

但是神不是全能的么？祂为甚么不一举而把撒但的国倾覆了呢？祂当然能这样做，不过，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达到祂的目的。人已经犯了罪，人已经被那说谎之人的父瞒骗了，人已经与撒但携手，人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投在那个堕落的天使长的大计划里面去了(这是可以从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的罪恶所发出的恶臭加以证实的)；神已经被放在一边。在始祖的居所里面起了背叛的事，所以必须由人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愿意与撒但断绝关系，回转过来归向父神才有办法。基督必须以人的地位胜过撒但，祂的一切价值全在乎此。这个「人子」以人可以使用的武器得了胜。祂是以人的地位对抗那个僭窃者的权势，是以人的地位为神行事。因此，撒但便用恶魔式的憎恨激动犹太人，使救主受尽十字架的污蔑和羞辱。从未有人像耶稣被人那样痛恨了，然而也从未有人像祂被人那样爱戴了。这种憎恨若非出自鬼魔，根据任何理由去解释，那绝难使人满意的。何以创世以来一个最好的人(完全人)，与众人友善，又是那无价之宝的赐与者，会被人这样憎恨？也许就是尼罗也不会被人憎恨至如此地步呢。除非我们接受圣经的说明，否则，这件事情仍然是历史上一个最大的谜。圣经告诉我们说：「撒但入了犹大的心」。这撒但就是用地狱的忿恨去激动那些人的心的。

与主的得胜「一同有分」

但是，这里所说的一切与「一同有分」的真理又有甚么关系呢？实在说来，关系太大了。我们不但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并且在那无穷生命的大能里面已经与祂一同复活；我们也和祂那胜过地狱权势的得胜一同有分。当人子作成这大功之时，就地位而言，我们也在祂里面作成了。最卑微的基督徒都可以把那「龙」践踏在脚下。最软弱的门徒，他若能领会他与基督联合的真理，也可以奉主的名「捆住壮士」，并抢夺祂的家财。

「已生命」之所以必须经过死，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已生命」不知不觉与撒但的灵成了

关系密切的近亲了。这个「己生命」无论如何文雅，如何有修养，在自然宗教里面燃起最灿烂的热心宗教的红光——然而它还是那个「己」，它仍然是那个「肉体生命」，仍然有神的咒诅在它身上。它身上有一种与恶魔结合的气味，臭不堪闻。「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罗八 7)它恨神的时候，会假装是爱神。无论何处由「己生命」掌权，便不管那里的教条是甚么，撒但尽可以盘踞在那里，大显身手，为所欲为。因为行驶牠战车的路轨已经铺好了。在自然界中有许多关系极密切的事物——就如雷与电，你看它们是何等渗合在一起；又如阳光与植物，它们是何等调和、融洽，相得益彰；又如玻璃和光，你看后者怎样透过前者，光透过玻璃，但玻璃并未因此丧失其特性。正好像在自然界里面有许多彼此关系极密切的东西，照样在灵界里也是如此。若在那里有「己生命」在支配着一切的话，便无须请撒但进来了。电线已经安装好了，随时都可以供「电流」通过。撒但是控制会场的高手，但牠显然又不在场。地盘全是牠的。这就是为甚么圣经上说，那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三 15)。

胜过仇敌的条件：与主同死

我再说：「己生命」必须经过死。人子经过死(十字架是绝不妥协地把「己生命」的一切全然消灭)，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基督徒是已经被联合在这死里面。他是已经接在神儿子的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与祂同钉十字架」，他与基督同死，他与救主一同进入坟墓。他既与基督同死，那个与撒但有密切关系的「肉体生命」既已消灭，撒但支配他的权势便被消灭了。神在一切领域中都依一定的规律行事，而且没有比祂在灵界里行得更严格了。若那体贴肉体，与神为仇的心思可以自由活动的话，那么支配这心思，并与这心思有密切关系的撒但势力便不难固守阵地，保守它的实力，这是一定的。人若不肯接受基督的死的功能，不靠着那死的能力弃绝「肉体生命」(就是所谓「老亚当的生命」)，就是基督自己也不能把那人从撒但的权下释放出来。若祂可以那样做的话，祂便是对宇宙不忠(宇宙就是对于撒但的权利也是尊重的)。主尊重宇宙间一切的规律，祂只能循着一条能完全满足最高道德要求的途径救人。换句话说，祂必须忠于自己，祂不能背乎祂的本性。

见证之一

有一次，我曾亲眼看见这原则发生作用的情形。我所认识的一位宣教士，他忽然遭受了一种奇异的衰退，满了被鬼附的记号。他患的那一种神经错乱，正是中国的白博士(Dr. White of China)所说有鬼附着的绝对明显的征候(白博士对于鬼魔曾有极透彻的查考)。我这位亲爱的同工多年来用他的口传扬基督，现在却用他的口说出许多褻渎的话。我听了以后，不期而然地从灵里深处呼喊出来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从地狱里来的鬼！」虽然最后借着祷告得胜了，但已经受了好几天的苦楚。若不谨慎，或是由于别的原因，对「己生命」让步，或接受某种谎言，或采用从「地狱」那里发行的冒牌货，给撒但留地步的话，就是宣教士也不能例外阿！

同样的道理，基督胜过邪灵的权柄也是已经授与基督徒了的。我在墨西哥城有一次遇见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用来作为基督徒「行使权柄」的说明。我看见有几个童子军站在街道转角上实习怎样指挥交通，我注意到那一个站在「宪兵」岗位上的童子。这童子一发出讯号，来往的车辆行人就都听其指挥。我想，若有 10000 辆车在那条大街上排长龙的话，他只要一摆手，所有的车辆都得停止前驶。那是甚么缘故呢？因为他所站的岗位，有墨西哥共和国所授与的一切权力。这权力的魔棒就是法律，

有法律作后盾，就够了。耶稣对祂的门徒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他们回来，惊奇地喊着说：「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见证之二

海伦蒙哥马利(Helen Montgomery)在《祷告与宣教事工》一书里面叙述一个中国童子赶鬼的故事。有一个做父亲的，极其伤心地来到一个牧师的家里，要请牧师去救救他那个被鬼附着的女儿。牧师恰巧不在家，他的儿子一看见当时的情形，就说：「我和你一起去。我见过父亲赶鬼，我知道怎样赶。」事后，这个童子回忆说，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他承认他的罪，并求主帮助。童子到了那家，他们就带他到那个可怜的、被鬼附的少女面前，她正在那里辗转反侧，口中流沫。童子便立刻对那附在少女身上、看不见的邪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去。」邪灵便立刻听从，那少女登时就好了。

主给了我们权柄

凡领会自己与基督联合的最卑微的基督徒都秉赋了神儿子自己的权柄。我们既是祂身上的肢体，我们也与祂行使的权柄有分。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要审判天使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的确，我们一吩咐，就是山都要挪开，投在海里。众使徒都使用过这种权柄，我们也可以使用。主耶稣随时都准备叫祂群中最卑微的羊羔所发出的命令生效——若那羊羔是顺服的话。因为祂若没有完全得着我们，我们便得不到祂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一点点「己」的存在，这对于我们也许认为无关紧要，但神从十字架的观点看，把祂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这个「己」。十字架是量度「己」的精确尺码。彼拉多原晓得犹太人是因嫉妒，要他把耶稣钉十字架。各各他的惨剧发生以后，谁还敢想嫉妒是小罪呢？嫉妒的手满了主的血。「己」仍然是一个怪物，除非我们把它从宝座上拉下来(不是暗中以甜言蜜语引诱它，或爱抚它)，乃是用基督的十字架把它真的斩杀了，否则我们便失去了那无穷的丰富和能力；我们还得以猪吃的豆荚充饥。

愿神赐给我们愿意与基督同死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与祂一同掌权。这样，那些鬼魔就都要服在我们权下了。

第八篇 一同得胜(续)

现状：教会中撒但的工作

一提起这个毫无所知的问题，我们都觉得非常茫然。今日在教会的领袖、教师和传道人中间，似乎没有人愿意甘冒自己名誉的危险，去提起这件事情。然而今日在教会里面，没有比这个复杂的问题更需要亮光了。事实证明，许多「主义」都是在教会的檐下卵翼出来的。那些有关圣灵恩赐的怪诞道理，似乎很动听，又有充分的圣经根据，都足以使基督的身体(教会)发生致命的痉挛，并叫那些追求更多亮光的热心基督徒陷入狂热的深渊之中。据保罗说，在末后的日子，「鬼魔的道理」会像洪流一样涌进教会里来。

我回想我过去几年作十字架的宣教士，想起自己在撒但幽暗的翅膀之下的情形，不禁颤栗起来。一个宣教士，而被撒但压制，这简直是极大的讽刺。哦！当我被地狱大军猛攻之时，我捱受长期争战的苦楚以后，牠们看见我从牠们手中逃脱了。若不是那位信实的牧者看见我在万分危急中前来搭救我；

若不是祂给我亮光，叫我识破仇敌魔鬼阴险的工作，并忍耐训练我，使我晓得怎样使用那些「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的兵器，那么这一场与黑暗势力的争战，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然而，并不是单在异教徒的地域中，宣教士才会与那些历世以来彷彿已经固守在坚垒中的恶势力相搏。事实上，有多少基督徒，他们在所谓基督信仰的国土里面，也同样受到幽暗之灵的重压，他们被那迷惑人的首领引入了邪途，他们在「黑暗势力」的束缚之下暗自呻吟。耶稣来了，使人可以不再受撒但的压制，然而能确实不受撒但压制，得享完全自由的基督徒是何等少呀！很少人提起那个「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今日的风尚是讥讽一个有位格的魔鬼这种概念的。如伏尔泰(Voltaire)，他说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东西，然而他却一直在极度恐惧这个怪物的心情下过活的。不但如此，甚至在我们今日的传道人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有关这幽暗之君的事情还深表怀疑呢)。我再说：救主与恶势力交战的事(这对于救主却是千真万确的)，实在太少人提了，然而撒但和牠的众军却高视阔步地蹂躏全地，欺压、迷惑、谋害、煽动人作恶，无所不用其极，把人陷入非言语所能形容的与神疏远的深渊里面。

目前，牠主要的策略似乎是把劣质掺杂到基督信仰里来。牠正千方百计地把基督信仰的精义渐次排去，把盐味除去叫把真基督徒生命的纯酒冲淡。尝听见人说：魔鬼愿意传播无数的真理，牠只要掺杂一个谎言，牠便已经达到了牠的目的。我们的分门结党，都是牠所促成的。牠是那许多「伪真理」之父。牠甚至愿意给你来一个复兴，只要你一切的活动只限于「肉体生命」的范围内就行。一个不高举十字架的复兴，既不能使人有同钉十字架的经历，又不能使人对自己与基督在死和复活里的联合有深深的经历，这样的复兴根本不会记录在天上。不但如此，撒但还会在伪装之下进行牠最拿手的战略，把一种与其他真理不相称的「真理」放在复兴的心脏里面——那可能是某种偏狭的宗派观点，或注入高举某一派神学的情绪，或过度注重情感，或用某一种「冒牌货」把旧「生命的轮子」(「肉体生命」的激动)转动起来。牠十分愿意人一直靠着「己生命」的力量去跟随基督。牠不怕宗教。事实上，牠就是要人热心宗教(那就是屈服在超然的权能之下)，而且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样，牠对那些向超然的权能敞开心门的人便更容易利用他们。有史以来，那些最大的罪行，都是假宗教之名干出来的。撒但只怕一样——就是十字架。当然，我并不是指那个具体的表号。我是指各各他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基督胜过黑暗势力；祂为世人的罪代死；基督徒与祂在死里联合；总言之，借着马尔比博士的话，就是在「死而复活的过程」中所隐藏着的能力。这是那个「为我开裂的盘石」，若我藏在其中，我就能抵挡那恶者的诡计，这盘石也是阴间的权势永不能胜过的。

有无数自认是基督徒，就他们的生活言行而论(他们私下也晓得)，撒但的权力在他们身上尚未被粉碎，他们仍被撒但欺瞒，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得享完全的自由。对于这样的人，我有如下的几点建议要献给他们。

几点建议

第一点，你必须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接受撒但的任何谎言，我们便是给牠「留地步」。撒但常常会把牠的谎言涂上基督信仰的各种色彩。牠会引用圣经，牠引用圣经试探耶稣。我们若不用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拒绝并铲除「己生命」，我们便是给魔鬼「留地步」。若让「旧生命」——「肉体生命」——当家，便无异为撒但铺筑了无数的通路，牠随时都可加以利用，我们必须破釜沉舟地进入神的阵

营里面。当我们犯罪之时，我们便是给魔鬼「留地步」。一点点的疑惑也会给那恶者「留地步」呢。这就是为甚么撒但要叫主起疑惑，牠试探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若主耶稣接受了这个「若」字的话，那便可以说，在救主的生活中，就给撒但留了不少的地步了。若牠能暗地里使我们接受一种好像不是恶意怀疑神绝对的信实和善良的话，牠从这个有利的据点，便马上要「得寸进尺」了。

我们坚持我们的权利，充分分享各各他的全胜，便不致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必须审慎地与基督站在得胜的地位上，确信神所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话是真的，深思熟虑地绝不给撒但「留地步」；并奉各各他得胜之主的名「收复失地」。我们必须奉耶稣的名声明收回那应属于王的「地土」。撒但不过是冒充的王。牠是个篡夺者，牠只能根据那些谎言和部分的真理保持牠辖制我们的权力。我们必须用神的话扫除这些谎言，我们必须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是一场争战。保罗说，我们是与那些看不见的仇敌摔跤。牠们是诡譎的、狡猾的；牠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军装上的弱点；当我们意志消沉之时，牠们便出击。牠们能固守在人身体的软弱里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提及他肉体中的刺，说是撒但的差役要利用那根刺攻击他)；牠们诡计多端，阻挡人、扰乱人、捆绑人，无所不用其极。救主论到祂所治好的那个患病的女人曾这样说：「这女人被撒但捆绑了十八年」。

然而，神已经使我们成为与基督有分的人了。我们有一个不折不扣的权利(这权利是用宝血买来的，是荣耀的，是由我们与那位各各他的得胜者合而为一而来的)，使我们可以得享完全的自由。这岂不是耶稣来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的好消息么？祂岂不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么？祂岂不是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成了」么？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祂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所作成的救恩，岂只是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五，十分之九的救恩？还是一个包括一切的，十分之十的，真正的救恩呢？许多自认是基督徒的人所得着的救恩，其价值与基督所付上的代价相去太远了。祂从荣耀里到这个世界上来；极其卑微地道成了肉身；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又将命倾倒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死，试想，这是何等大的代价呀！可是，一般自认是基督徒的人所得的救恩，并不能代表各各他的得胜。他们即使不是完全受撒但的支配，但他们却让这个残忍的压迫者在灵里占据了大部分的地方。

哦！惟愿基督徒起来，取得他们与基督在天上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地位。他们的这个权利是和他们呼吸空气和喝水的权利一样不能转让的。他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而且凭神在各各他所立的约，他们都是合法承继人，去承受基督从死里复活所承受的一切。当神叫祂儿子从死中复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之时，哦！你这个基督徒，你这个基督身上的肢体，你这个信祂的人，你这一根接在真葡萄树上的枝子，就是耶稣所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的人，你也是被提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万物都服在你的脚下了。既然如此，你还不愿意坚守你自由的权利，把那可憎的轭抛弃么？难道你还不愿意根据各各他的得胜，把撒但摧残你、愚弄你、使你死，那可诅可咒的权势，从你身、魂、灵的每一个官能，每一种力量，每一部分除掉，使你能完全享有自己的一切，以神圣的自由和喜乐服事神么？

许多人曾不知不觉地陷在被仇敌压制的权势之下，他们用耳朵听牠的谎言：他们成了被动的。无疑的，我们的被动会使我们易成为魔鬼入侵的机会，通灵术便是以此为基础。「邪灵」进入人里面，

驾驭人，便是以人的被动做媒介。「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并不是不管我们任何一种的官能，只盼望神来控制，仿佛我们是机器一般。其实，与基督联合的意义并不是这一回事。我们与基督进入最深的联合以后，我们就能如同保罗一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并不是成为被动的，我们也不是不再克己自制了。不同于从前的是，我们现在才是活的。人格大大地提高了，意志大大地坚强了，心思奇异地明亮了，记忆力也惊人地加强了。我们从未能像现在一样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立志、自由推断、自由行事。我们现在行事，与神十分协调，我们的每种官能都有圣灵所充满的能力。神并不是带我们走一条被动的路。我们永不可成为被动的。若有一种官能废弃不用，而且由于被动而陷于撒但败坏的权势之下的话，让我们奉基督的名断开桎梏，收回割让的地土，使我们能完全占有并自由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官能。

末了一点，收回的地土必须坚守。撒但是会从更诡谲的途径回来的，正如牠对付救主的情形一样。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作战。今日的得胜，假如稍为让「肉体」窃取一点荣耀的话，可能就是明日失败的原因。未钉十字架的「肉体生命」是随时都可以给仇敌利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在美国军队中有几个德籍的兵员与敌人曾有秘密的接触。在一个紧要的关头，这些间谍几乎把其本军的任务和行动泄漏给敌人。倘若不是及时发觉，把他们就地枪决，那么后果便不堪设想了。「肉体生命」的那一小块地方，看来似乎不甚要紧，但与黑暗的势力交战之时，这一小块地方若不把它曝露在各各他的激光线之下，它便成了无保护的破口，仇敌便如同洪流一般从这个破口涌了进来。

雅各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但在我们现代神学的礼貌上也许要禁用这样的辞句了。我们教中的上层人物对于那些深信必须站稳去抵挡魔鬼诡计的人的态度，常是使他们觉得非常难堪的。然而在这个生命的战场上，只有这冷酷的事实才算事呢；只有知道怎样穿上光明的军装去抵挡黑暗势力，又大获全胜的基督徒，才能戴那生命的冠冕。

第九篇 一同受苦

与基督一同受苦

最希奇的是：「有分」(又译「同享」或「共受」——见圣经)这个词曾一再地在新约里面出现。圣经上说：我们是要成为基督的同伴。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叫我们知道，祂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十字架；祂的坟墓就是我们的坟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却叫我们看见，我们在祂里面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实际上已经与祂一同坐在天上了。不但如此，圣经还一再地向我们保证，基督的得胜也是我们的得胜，叫我们因分享基督在各各他十字架上的得胜，也可以常常得胜那恶者(林后二 14)。

可是现在还有一件可惊异的事实会使我们惊奇，就是我们也要和基督一同受苦。彼得叫我们要因此欢喜，他之所以叫我们要因此欢喜，是因为我们被召，乃是与那位已经得了荣耀的救主同受苦难。「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彼前四 13)

如前所述，那位宣扬内住基督这个真理的大使徒保罗，他常常从十字架看自己作基督徒和作使徒所受的试炼和苦难，是基督自己受苦的延续。他写信给歌罗西人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一 24)这是基督在他里面受苦，并借着受苦。主耶稣的受难尚未終了，血滴仍然从祂额上掉下来。这世界还是和从前一样，而基督也没有改变，你想，还会有其他情形出现么？

我们当然不是说这苦与基督在十字架上作牺牲的羔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之时，背负我们的罪担，代我们所受的大苦有何关系。经上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来十 12)「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来十 10)「祂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来十 14)救主因这一次关系整个宇宙的大功告成而大声喊着「成了」之时，盘石都崩裂了。是的，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是不能加添甚么的。我们必须格外留意，绝不能容许任何性质的混乱思想在这里渗进来。在旧约和新约里面所启示的全部真理，都以这一个至高无比的事实为中心：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有被圣灵感动的歌声都以此为主调。我们在这里的解释要是不确定，不但是致命的，也是永远要受咒诅的。保罗有确实的理由这样大声说：「若有人传别的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这福音是全人类的唯一盼望，是绝不容许损毁丝毫的。

我们切不可把我们与基督同受的那些苦与各各他既成之工混淆了。我再说：没有甚么能加在那绝对已经完成了的大功之上的。「两手空空无代价，只靠救主十字架。」基督徒在那为罪而献，而且全有功效的赎罪祭上是没有分参与的，他只能接受那从十字架而来的赦免。

我们也不可把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说我们与基督同死的客观事实，与祂和祂身体(教会)所受的那些苦混为一谈。那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圣经只吩咐我们把它算是历史上的既成事实，如同我们算基督为我们死是既成事实一样。因为我们与祂同死，我们便是往各各他看。我们相信神的话，信祂说我们与祂儿子的死联合，向罪死，向「旧生命」死，并根据神的话断然拒绝「旧生命」，彷彿当它是一个全无气力的东西(因为我们与基督在死里联合，那旧生命便成为软弱无力的了)，我们便从「己」的束缚中释放了出来。那旧生命便像一袭腐烂的衣服脱落了下来。我们现在才是向神活。我们作为基督身上的肢体，在这神圣的新生命大能里面与祂一同受苦，乃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的生命现在从宝座那里发出来，同时在灵里，我们实际上已经坐在天上，我们现在已经与基督成为一体；由于这些事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爱的新灵正在我们里面作工。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结果必然使我们的爱用大苦的方式流露了出来；我们用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

主基督有一次在大苦中祷告，祂额上的汗变成血点，如今祂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的祷告，那样，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是祂感动我们祷告，但仍然是我们的祷告)，若没有祂的灵，我们的祷告岂能成为说不出来的叹息呢？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借着我们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若没有祂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会为那些弃绝主爱的人忧伤呢？因这世界的的不义、贪婪和仇恨，伤心而死的基督，若没有祂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岂能感受这世界的忧苦和羞辱呢？不要有人以为我们既然与在天的基督成为一体，便坠入一种自我陶醉的幻想中，以为从此便无需受苦了。老实说，那只是无穷大地增加了我们忍受患难和痛苦的容量和力量罢了。我们才开始「带着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林后四 10)若大诗人歌德(Goethe)，因他天赋的优雅，慧敏的诗才，使他觉得他好像已从浊世隐退了；因为这世界的罪和悲哀对他脆弱灵里的重压太重了，他似乎觉得单是人间的痛苦就可以使他死；那么对一个不但为「诗的灵感」所默化的心灵，又与各各他的基督有了活的联合的人，面对现世的一切，其感受更将怎

样呢？

「祷告的海德」

当印度的那个「祷告的海德」(Hyde)撒手尘寰，飞升往天上的居所以后，医生们曾解剖他的尸体，发现他的心脏已经完全改变了它原来的位置。海德的祷告生活，实在太迫切了，他常整夜在主面前伤痛，为将亡的灵魂祷告——他的确是心碎而死的。

证诸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殉道者所受的苦楚，以及那些同情坠落在荒淫中之人群的宣教士，在他们同情的腹中所受的生产之苦，都是很好的说明。基督徒不经受生产之苦，便没有人重生。法蘭西斯(Francis)所受的试炼和苦楚，也是很好的明证。在北美印第安人中传福音的钟德贝(Juen-de-Beuf)，他的的确确是被人用火烧死的(慢慢的用红火炭烧他，以加增他的痛苦)。最希奇的是，他的神态却非常安静、慈祥。因此在他临死的时候，印第安人便剖开他的胸脯，饮他的血、吃他的心；他们说：「他是神，我们要像他。」耶稣基督到底得胜了。当他们注视这个受难的圣徒之时，他们所看见的脸是祂的脸，而且也是祂击碎了他们的心。这是各各他的重演。我们所以要欢喜快乐，是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法蘭西斯圣痕流血的故事

我曾重读法蘭西斯(Francis of Assisi)圣痕流血的故事。法蘭西斯无疑是一个非常谦卑、使人敬爱的圣徒。据天主教的史家说，这个痲疯病人之友的伤痕是天使撒拉弗捺在他身上的，我并不难相信这些话。他们说，法蘭西斯常常会在他的手上脚上出血。是基督的伤痕重显在这个伟大的圣徒身上。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我从未怀疑法蘭西斯的奥秘伤痕这回事。保罗说，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在现代人物中，查考奥秘派之最高权威安得希(Frances Underhill)，他似乎以为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至于有无伤痕，我们固无从得知，但保罗却确曾效法基督的死；有无圣痕且不论，法蘭西斯却有那位钉十字架之主的形像。「肉体是无益的」。伟大的事实是，我们都是带着救主的形像；我们也要效法祂的死。诚然如此，在祂复活的大能里面，我们都要与祂一同受苦，并且去效法祂的死(腓三 10)。

与主同受苦，结出宝贵的果子

而且，赞美神！这苦是不会没有宝贵果子的。基督要把它都算在我们的账上。祂用一切的苦去修理葡萄树的枝子，好叫枝子结果子更多(约十五 2)。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不先经过祂的手的；而且，我们所接触的事物，也无非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着那最高的、永远的益处。「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何故如此？就是要「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后四 10)「己的外壳」若不破碎，「活水的江河」怎能从我们灵里的深处涌流出来呢？葡萄的外皮若不破裂，便挤不出那宝贵的汁浆来。若我们是把生命交给耶稣，那「自我」的墙就必须夷平。这就是为甚么圣灵要把我们置之死地，「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四 11-12)

对于受苦的人，这是何等有福的信息阿！神的孩子阿！抬起头来吧，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你受苦不是徒然的。没有精金不经火炼的。在你的忍耐里，基督已经得了荣耀。

你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一 2)。从你那些伤口涌流出基督的生命泉，这泉有医治之能。同时也使基督的身体(教会)因此增长、获益。你所受的苦会加深你与基督「同死」的地位，使你

在祂的死里扎根更深。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否则仍旧是一粒。

「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

「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赛五十四 11-13)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林后一 5)

第十篇 一同显现

与主同受苦与国度

由「有分」这原则带领我们所到的那个精金大矿藏，我们还没有掘尽呢。实在说来，它最最高的意义还在其所涉及的基督之国将来的发展这一方面。在新约里面曾多多讲论基督再来这件大事。告诉我们要儆醒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甚么时候来。告诉我们要住在祂里面；这样，祂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祂来的时候，在祂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告诉我们，主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响声，将祂的选民，从四方都招聚了来。

主再来的真理也许不受人重视，但我们亲爱的主所说的话又何曾被人重视呢？主第二次降临的真理曾被人诸多误用、曲解，不把它与其他真理同样看待。然而，哪一句我们的主所说的话不被误用呢？作为神之基督的好门徒，我们对任何真理都不敢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也不敢漠视主所说的无论那一句话，圣经上说，「从来没有像祂这样说话的」，我们若忽略的话，没有不叫我们的灵魂受亏损的。就是救主自己也曾一再地清清楚楚表明祂要再来；所有受了圣灵感动的圣经作者都异口同声地宣扬那可称颂独有权能者的荣耀显现(提前六 15)，全部历史都是朝向这空前的大事件前进，这是读圣经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难道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救主的话的全部意义，不明白这荣耀显现的含意，我们便动摇犹豫么？难道为了有人因这大盼望所带来的安慰而欢喜快乐，我们便对他们侧目而视么？「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祂，凡向祂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祂洁净一样。」难道因为我们不明白这种做法，我们就不去注意使徒这个命令么？是否救主只在人能认识了祂之时，才值得信靠呢？是否只在理智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愿意跟随主呢？主再来这件事情，难道比道成肉身，拉撒路复活、十字架、空坟、升天，我们与基督在祂的死和复活里联合，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新奇么？古时的先知，他们明白神所晓谕他们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启示的全部意义么？他们一定不了解的。而且我敢说，他们在古时往前看两千年前发生在加利利的那些奇事，和我们今日往前看那些尚未应验的预言，也是同样感到费解的。

我承认我不懂，我也不以自认不懂为耻，但这真理我却深信不疑。自从我开始领会我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自从我开始享受祂在各各他的得胜所带来的丰富果子，自从我学会与我主的升天有分(使我与祂一同坐在天上)，自从我晓得了我跟随钉十字架的主所受的一切苦都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自从那永远的福音在我里面做了工，我盼望我主降临的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兴奋。当我一想到那空前绝后的大事发生之时，我也与我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好像有「喜乐油」注入在我灵里的深处一般。

清楚的应许

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三 4)。我们是祂的身体，要是没有我们参与的话，祂便不能作甚么。哦！这思想太神妙不可思议了。基督已经用极强韧的带子把我们和祂紧束在一起(没有人会说祂的手是远是近，因为祂的手是祂身体的一部分。祂无论做甚么事情，祂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是一齐动作，同心协力地去完成那件事情)。我再再说：基督已经把我们和祂自己永远地、完全地紧束在一起，使我们与祂亦步亦趋，行动完全一致，乃是必然的事。祂显现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与祂一同显现。我们是祂的身体，难道还会有别的情形出现么？教会已经接在那永远神性的身上，又与祂的生命联结在一起，祂和教会事实上是一体。

哦！这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真是无比的荣耀！由于这联合，我们的命运有了何等大的转变呀！我们不再挂心我们是否可以到天堂去。老实说，若基督不在那里，我们还是不去好些。祂就是天堂。从祂圣面所发出来的最熹微的光芒已足能满足人的心，太阳与祂荣面上的微光相比，不过是一个影子罢了。保罗(和西拉)虽然半夜在监牢里，但他们因欢乐，不能不歌唱(那时已经是半夜；而且又是在内监里面，他们的背部因鞭伤还流着血。但他们以有分基督者的身份歌唱)。那从天而来，非言语所能形容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忘记了一切，他们只想到基督。

与基督的降临有分

我们会与基督的降临有分，我们会被提，我们会改变。在一眨眼之间，「火」车要来把我们地上接去。可是，在我们与神性的结合上还有一样尚付阙如，就是基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救赎工作仍在襁褓之中。保罗说：在一切受造之物都深深地在叹息。有一位作者把一切受造之物在叹息，圣灵在叹息，我们在叹息，比譬作叹息的三位一体。为甚么叹息呢？「为我们的身体得赎。」(罗八 23)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祂的身体既已得了荣耀，我们的身体在祂里面也要一同得荣耀。「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十五 49-57)

我们正朝向人类史上最惊人的大事前进。我们不愿意武断甚么，我们不愿意为时代真理的解释而争论。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于他人用以解释论及将来之经文的方法，应该非常宽大。有人这样相信，那大灾难的影子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随时都有被提的可能。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再过数千年，还不会发生呢。但不管人怎样说，无论如何，没有人知道。只有那些与基督降临有分的人才知道。凡临到祂的事，没有不临到我们的。我们还要更丰盛地分享救赎之果。我们必要像祂，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我们必要和祂一同作王。那从宝座和羔羊那里流出来又流进我们里面的生命泉，就是现在从我们灵里深处涌流出来的「活水江河」，有一日要涨过两岸，那时，死便真的被得胜吞灭了。我们不只现在与基督在灵里一同升天，而将来我们所有分的升天，才好像是灿烂的花朵开放了一样呢；那时我们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直到永远。「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祂，因为羔

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启十九 6-7、9)

哦！惟愿神使我们的的心晓得随时豫备好，好叫我们在基督那尚未应验的应许里面一同有分，因为我们既与这新族类之同一元首的死有分，并在祂里面复活了过来，又在灵里与祂一同坐在天上，既然如此，那么在教会朝夕盼望的那至高之羔羊婚筵的大日里，我们也一同有分。感谢神！因祂有说不尽的恩赐。

第十一篇 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宗教和伦理范围内，任何原则的价值是只能从其所关连的生活加以确定的，而且应当以人类的幸福为度量的标准。看看其中是否确有真原动力，使人的生活高尚化，并满足人灵里最深处的渴望。

当我们把这标准应用在「分享基督」的原则上，把它和那以「效法基督」为我们与基督应有之关系的情形比较一下，我们认定基督徒生活应以前者为争点，便得了一个压倒性的确证。

戴德生的经历

多年来，我很喜欢阅读传记。在我所查考的传记人物之中，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个人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J. Hudson Taylor)，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例子。无论我们对戴德生所定下的宣教士原则同意与否，我们若用一种毫无偏见的态度去查考他的生活和工作的话，便一定会使我们得着一个结论——他的的确确是历史上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他的成就巨大无比。那时中国内地禁止外人进去，加上无知、狂热和种族偏见等等的障碍，使人要进入内地成了一件十分冒险的事，然而戴德生却在中国内地差不多所有的大省份里面建立了一条传道工作的链环。在教会史上，没有更惊人的牺牲和成就比这个谦卑的医生所作的更大了，他一手把神国的根基建立在中国的内地。

然而戴德生并不是常常得胜的，也不是一直都快快乐乐，喜气洋溢，满有信心，像他在他晚年认识他的人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事实上，作个宣教士像他一样，即使已经完成了偌大的事工，而且对他本国的教会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把他当作神人看待，又成了世界各国基督信仰领袖们推崇景仰的人物，然而他为他灵里的贫穷，在他写给他亲人的信里面和盘托出了他心中的忧郁和痛苦。有一种难言之隐衷在他心中，他被里面的渴慕所耗尽。他像保罗一样的喊着说：「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體呢？」他切望胜过罪。他挣扎、他伤痛。他虽然竭尽全力苦斗，但罪律仍不断的胜过他；他对于救主的认识并没有甚么进步，按正确的意义说，他就是不能得胜。若真有人曾竭力去效法基督的话，那么，他就是那个人了。但有甚么用。

戴德生的得胜

在 1869 年，有一个大改变发生了。这回的改变是那样的彻底、那样的完全，又那样的明显，使戴德生的同工们不久都察觉到了这个事实。圣洁生活的巨潮漫过内地会。他无论写信、讲道、祷告，以及对本身工作之态度，都有新的光辉照射出来，造成了极大的改变。

我引证祝先生(Mr. Judd)信上的话：「现在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基督徒了。从前他像一个劳苦负重担的人，现在他的灵大享安息了。他现在不断的安息在基督耶稣里面，

并一直让祂去做那工作，这样便使一切都与前大不相同了。自此而后，他无论在何处领会、讲道，好像有一种新的能力从他里面涌流出来，而且在日常生活之中，有一种新的平安完全占据了他。难处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困扰他了。他循着一条新的途径，把凡事交托给神，并且多用工夫去祷告……活水从他里面流到人身上。」

祝先生又写着说：「当我起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充满了喜乐，简直不晓得对我说甚么好。他甚至『你好么？』这几个字都没有说，只把两只手搁在背后，在房中踱来踱去，喊着说：「祝先生阿！神已经使我成为一个新人了！神已经使我成为一个新人了！」」

戴德生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上说：「我仿佛觉得那荣耀大日的头一道曙光已经出现在我身上了，我因它的来临而欢呼，虽然是震颤地，却是信任地。」

然而，这个大改变究竟是怎样成功的呢？下面一大段的话是我从他 1869 年 10 月 17 日写给他大妹的信上节引出来的，可以看见其经过的大概情形：「我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的复杂、困难，责任也比从前重大，但是以前所感的重担，都没有了。上个月也许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了。我甚愿写信告诉你，主在我的灵里面所成就的事。……若我把过去的情形先说一说，或者可以更明白一点。前 6 个月或 8 个月，我觉得我个人，和内地会同人，必须有更圣洁的生活、更丰富的生命、更大的能力，才能完成所负的使命，而我个人的需要尤其迫切。我深深感到不亲近神，忘恩负义的罪与危险。因此，我祈祷、痛悔、禁食、挣扎，立志勤读圣经，用更多的时间默想、祷告，但是都不能生效。每天，几乎每时，我感觉到罪的压迫。……每天生活中记载了罪过、失败、无能。……这时便来了这样的问题：到底有救法没有呢？难道就这样了此一生，不断挣扎，常常失败么？我怎么能够诚诚实实对人传道说：『凡接待耶稣的，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就是像神一样），而我自己却一点也不像祂？……我恨自己，我恨我的罪，可是仍然得不到胜罪的能力。我觉得我实在是神的儿子，神的灵在我心里呼叫：『阿爸，父』，但是我不晓得怎样享受儿子的权利。」

「在基督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一点疑惑。但实际的问题：怎样向基督支取我的需要？……我满知道在树根和树干里面有很多肥汁。但问题是如何将这肥汁输入我这瘦弱的枝子。我渐渐明白，唯一的先决问题是在一个『信』字。『信』。好比手，可以接受祂的丰富生命作我的丰富生命。但是我没有信心，我力求信心，却得不着。试试运用信心，但是毫无用处。越看出主丰盛的恩典，越觉得自己的罪孽与无能！若将我所犯的罪来比罪的源头——不信的恶心——真像小巫见大巫，因为不信的恶心不能，也不肯把神的话当作真的，竟以神为说谎者。我觉得『不信』是世人唯一的死罪，而我屡犯这罪……。」

「当我的灵里感觉极端痛苦的时候，麦卡尼的信中一句话把我眼睛的鳞除去。神的圣灵向我启示，叫我看见我前所未知的我们与耶稣为一体的真理。他有过和我一样的失败的经历，但他比我先看见这一点亮光，他信上说：『怎样加强信心呢？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乃是倚靠那位信实的主。』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全都明白了。『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我瞻仰耶稣，我看见了(当我看见的时候，喜乐如活泉滚滚涌出，真是妙不可言。)主说：『我永不离开你』。哦！安息就在这里！我想起我曾徒然努力挣扎，硬要安息在祂里面。我以后不再挣扎了，因为祂岂不是已经应许要住在我里面么？」

「但是这还不能代表主所启示给我的一半。当我想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时候，有圣灵的大光照入我心。……现在我已看出，不但主耶稣永不离开我，我就是祂的肢体，祂的骨肉。我又看清了，葡萄树不只是根，乃是全树——树根、树干、嫩枝、叶、花、果，都包括在内。主耶稣不只是这些，祂也是土壤、阳光、空气、雨露，乃至超乎我们所希望、所需要、所梦想的千万倍。能够看清这真理，是何等的快乐阿！我切切祈求主照明你悟性的眼睛，使你也知道并享受那在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丰富。」

现在我们还要看一段更直接地论到这问题的记录：「我亲爱的妹妹！能够同复活，与被高举的主成为一体，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福气。『成为耶稣的肢体』，试想这句话所包涵的意义：和耶稣成为一体，耶稣富足，而我倒贫穷；右手富足，而左手贫穷，这可能么？或说：『你的头饱足，而身体饥饿』，这话讲得通么？再从祷告方面来讲：银行里管出纳的可以对主顾说：『这张支票不能照付，因为不是你写的，乃是你的手写的么？』或是说：『我只可付钱给你，却不便付给你的手』，天下有这种道理么？同样的，我们若奉耶稣的名求，神不能不承认(意思就是说，不是靠自己的名，也不光是为耶稣的缘故，乃是以『我们是祂的肢体』为理由)。除非所求的超出耶稣的存款——这存款极大。

「最甘甜的，就是『与主联合』所带来的安息。我现在不为任何事挂虑，因为我知道祂必能完成祂的旨意，而祂的旨意就是我的。不论祂派我到甚么地方，办甚么事，于我都是一样的。都是祂的事，我无须作杞人之忧。即使祂派我办最容易的事，祂总得给我办事的恩赐。若祂派我办最难的事，祂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比如我派佣人买几文钱的东西，或买顶贵重的东西，于他没有多大问题；他必向我要钱去买，而将所买的拿来给我。照样，神若差我去解决一个疑难问题，祂岂不给我亮光么？在极困难的地位，祂岂不给我恩赐，叫我担当得起么？在紧张艰难的环境里，祂能不厚赐力量给我么？祂的资源就是我的，因为祂是我的。……这一切的权利，都发源于基督徒和基督的联合。

「我现在并不比从前好(我也不渴慕，不力求要比从前好)；但如今我已经和基督同死、同葬，也和祂一同复活、升天。现在基督住在我里面。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我相信我向罪是死的；神这样看我，并命令我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或者我已往的经历，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但现在我不敢说『不是这样』，因为神说是这样。我也确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现在我还是能犯罪，但是我确知基督与我同在，祂不能犯罪，祂能保守我不犯罪。我不能说(我很抱歉的要这样承认)，我自从看见这亮光以后，我没有犯过罪；但是我实在觉得犯罪是不必要的了。而且，愈是行在光明之中，我的良心也变得更加敏感；有了罪便立即承认，并得了赦免；随即恢复了平安和喜乐(谦卑的喜乐)……。」

我在前面已经从戴德生来往的文牒中节引了相当长的记录，是因为他的经历显明了这「与主联合」的原则在基督徒生活上所造成的无法估计的果效。他从前是一个背负重担的基督徒，他现在变成一个快乐的、得胜的人了。他从前做基督徒是靠着「旧生命」的力量，拼命挣扎，伤痛，要学像基督，结果只有使他对自己的努力，完全绝望。最后他终于领会了他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地位，从这一个地位上，他以新人的姿态脱颖而出，这新人被那神圣生命的巨潮簇拥向前，使他不再是机械地，纯由于一种责任感的心情去工作，乃是那属天生命的活力自然而然地在工作上流露了出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若戴德生的目的不是要给我们一些数据，好用来详细说明本书所探讨的「分享基督」这原则的效用的话，那么他对于这一点，也不会比已有的记录更为恰切了。

这位伟大的近代宣教事业的先锋，由于他理解了原则(就是与基督在死和复活里联合)，使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而且，无论何处，人们理解了这原则，并忠实地照着去行，在实际经历上经历了这与主联合的真理，不论其为最卑微的基督徒，抑为地位最显赫的教中领袖，都必然会有同样荣耀的结果——失败必为得胜所取代；灵里的贫穷和衰老必代之以丰富的恩典和活泼的生命；软弱必须让位给能力；机械式的「效法基督」的挣扎变为分享神生命愉快而又自然的流露；先前对基督徒生活和工作力不从心的痛苦意识，如今与全能的基督有了深的联合，便成了「凡事都能」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林后九 8)，这样的应许现在不但得了可庆幸的兑现，并且还远超过人所能测度的呢。

第十二篇 这与主联合的地位和教会、宣教事工与祷告的关系

一、与教会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这个荣耀地位是空前的，因此我们在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都必须作彻底的调整，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现在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旧生命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结束」了，并因分享那愈久愈丰盛的复活大能，而与基督进入愈久愈深的联合里面。

像这样的地位自然会大大影响基督徒与有形教会的关系。一方面说，这地位会引起他极多的感触。因为他与真教会，就是与基督奥秘身体的关系既然变得那样的密切，又那样的真实，使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已经与人所组成的(也许我应该说是被人解体了的)有形教会脱离了关系。他既然向「己生命」死，他自然也是向「己生命」所抚育的一切死。这意思就是说，把教会本身当作一个有形的组织看，她与圣灵的偏差太大了(这种说法，相信没有人不同意的，就是最虔信的神的仆人们都不否认教会生活在多方面的不协调)，尽让那「血气生命」当家。如争竞、高举宗派、阶级的区分、谬误的教理、种族的歧视等等，都是血气生命的具体表现，像这样的不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教会是抓不住这样的基督徒的。因为这样的基督徒，他向无论是教会内外的各种各式的「血气生命」都看自己是死的了。

而在另一方面说，那一条把他和基督紧束在一起的带子，也把他与那些享有同样宝贵信心的人(无论他们加入了那一个宗派)紧束在一起了。假如他是一个循道会的教友，他在圣公会、或浸信会、或长老会的教友中间也会觉得是如同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一样。因为他与别的团体中扎根在基督里的基督徒都能一同经历那又深又宝贵的灵里的联合。问题不再是入会的手续，乃是生命。而这逐渐高涨的神圣生命潮一涨到某一程度的时候(这在那些学会了和基督站在「死而复活」这个地位上的人是永远涨过两岸的)，便把宗教上所有的大障碍都一扫而光，宗派间的大壁垒也尽都消失了。人既然与基督在死和复活里有了深的联合，那么他与那些接受同一属天生命的人(无论他们加入那一个宗派)，也是深深的合而为一了。这正如同你是家庭中的一份子，你必然与家里的人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一样。

自然，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所爱好。也不是说我们(看各人的情形)从此便不再做浸信会，或长老会、或信义会的教友了；这与我们说我们(看各人的情形)，从此便不做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一样不合情理。我们并不吁请组织上的合一，组织上的联合永不能实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种合

一。而且一有了这样的合一，也不是宗派的歧见所能把它解体的。

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从这高垒往世界看，就知道我们已经脱离那无价值的争竞了。种族的偏见再不能影响我们丝毫，阶级的区分也一扫而空。在那宗派的鸿沟里面，不再有我们所倾注的同情。在宇宙间造成不和谐的大力量——众罪之母——就我们而论，已经归于乌有了。基督的十字架已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唯有恳切的渴望全人类都一同得福。雅歌书的那个良人(预表基督)说：「我妹子……与我一同往下观看。」(歌四 8)

至于说到教会的仪式，我们自然不再倚靠那些了。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墨守我们教会个别的仪式。各教会的仪式各有它们的地位，「恩具」常是不可少的。我说我们不再倚靠那些仪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再过分看重一样事物所表明的记号了。譬如说，洗礼是神所制定的一种礼仪，表明一种内在的革新，然亦仅此而已。我们「受洗与祂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祂一同复活」。洗礼所指明的一条道路是基督徒在灵里与基督的死有分；同时也是他与基督一同复活的预表。不过，若这属灵的联合从未成为事实的话(若不是完全并毫无保留地降服基督，则无论受礼与否，是绝不会成为事实的)，我们敢靠赖仪式么？诚如保罗所说，若犯了一条律法，犹太人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我们岂不要说，基督徒违背了与基督联合的原则，他的洗礼也就算不得洗礼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难道一个新娘只要有了婚礼所需的服饰、戒指、教堂的仪式、合法的承认等等，而丈夫却成日在外与娼妓鬼混，便感满足么？她岂不是有正当的权利要求与对方有相交，要求对方忠实、亲爱、清洁；换言之，要彼此同心同德，相亲相爱么？若我们的灵不献给天上的新郎，祂会以那些礼仪、形式和空的表记为满足么？祂把我们与祂自己一同带到十字架那里，把「己生命」，和一切汇杂在他与神家里的人的障碍永远除灭了，好叫一切属祂的人在那神圣的灵里的婚礼中与祂结合在一起，我们敢把服饰献给祂，而把自己留下么？「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西二 16-17)

二、与宣教事工的关系

在宣教工场和宣教事工上，这地位的作用可说是最有效验的了。我亲自把我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下作试验，结果真是惊人地满意。不但效果远播，而且所带来的祝福简直不可估计，使我回想我从前还未经十字架能力的那些年日，几乎可说是白白浪费了。从前我的步调不稳定；我瞄向一个不定的目标；我所使用的是不足恃的兵器；我贮藏了许多非常不满意的果子。我现在看我大部分的劳苦，不但不能满意，实际上反而有害。

我传讲基督是用一种「自己里面发出来的」热心，是靠自己的能力，结果只有把它毁损了，我没有给主机机会显露祂的真像。我们必须靠着新生命的大能传讲基督，这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是基督所占有，又是基督所加力的。除非传讲信息的人自己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时不再是他自己在说话，乃是基督借着他说话——否则便不是真正地传讲基督。传信息的人若要效法使徒，把基督介绍给那些将亡的灵魂，那么他就必须学习把自己埋葬在基督的创伤里面(就是向自己的生命死)。必须有活水的江河随着信息，才能叫听道的人得益处；而在听道者那一方面说，若他要认识基督的价值，得见祂的真荣耀，那么听道者亦须把自己隐没在这神圣的生命里面。除非「靠着那从天上差来的圣灵的大能」传福音，否则所传的，无论所用的「字句」如何正确，也不过是传一种思想，根本不是传福音。「那

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

各国的基督徒领袖们都熟知这痛苦的事实，就是今日的宣教事工正面临极大的危机。半世纪以前的凯歌声已经沉寂了。从各地传来的报告(就是宣教士们自己也承认)，指明今日的宣教工作并没有作出我们在使徒行传上所看见的那种工作。自从救主发出将福音传遍地极的大使命以来，教会推广宣教事工的大机器从未有像现在这样猛力的向前开驶着，然而，却仍然没有突破异教「旧生命」的势力。信靠基督的人并不是那种有基督能力，以基督为中心，为基督所占有的基督徒(这种基督徒常发出属天生命的喜乐光辉，这样荣耀的工作乃是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能成功的)。自然，在各地的教会工场中，例外的情形也不是没有，不过就一般的情形而论，宣教事工正日趋低潮，却是事实。

全部事实的症结全在我们没有高举十字架。一个滤去了精华，只剩下了一些糟粕的福音，在异教徒的地方也许能得着一些熟手，但这样的成果决不能使那位在各各他付上那么大代价的主满意。这样的福音也不能与异教巨大的势力抗衡，进而突破异教盘踞的势力，使神救赎的功能在那些地方发生作用。只有一个使人经历里面钉十字架(置旧生命于死地)。又使人与基督联合，一同荣耀复活的福音才能击溃恶势力。除非皈依者经历一种里面与基督的联合(像这样的联合，只有以十字架为基础，使「旧生命」与基督同死，才可能联合起)，否则他们无论如何竭力挣扎去效法主，或是用宗教仪式和基督信仰文化的虚饰把「旧生命」掩蔽起来，像这样的基督徒生活的赝品，无论如何绚丽，在救灵工作上无论如何认真从事，迟早都会在恶势力的重压之下被粉碎无余的。

三、与祷告的关系

当我们从「与主同钉」这个地位去看祷告这个问题之时，我们就发现只有根据这个基础才能看出祷告的重要性。祷告若不是交通，便是空无一物的。而真的交通只有当那个不能与神交通，在基督里已被定了死罪的「旧生命」，实际被置之死地之时，才有可能。

许多人所以对于祷告得不到满足，对祷告生活所以觉得乏味的理由，乃是因为他们想靠着「旧人」的力量进到祷告的属天境界里去。然而那个「旧人」是再无法使用这些兵器的了；这些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正如同「旧人」不能「爱仇敌」，不能「常常喜乐」，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或是履行基督徒的任何一种品德一样。自然，他(旧人)可以仿效这些品德，但是实际上具备这些品德，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这些品德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从上面来的，是神因基督徒与基督同死，除去旧性，又与主联合成为一体而赐给他的新性所作出来的。

真祷告只能根据「同钉十字架」这个基础开始。这是先决条件。「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必须「在基督里」，然而，我们若不在救主的死的大能里面把「旧生命」置之死地(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在神看是联合的)，我们在基督里的意义便不完全。

正是我们充分经历了我们与基督在死和复活里与祂联合之时，祷告才成了我们在救主生活上所看见的那不可思议的力量，才成了那显在使徒行传上无敌的原动力，才成了历世以来伟大圣徒们所有的非言语所能形容的经历。这时，我们的灵靠着十字架的大能得了释放，从肉体 and 魂的桎梏中出来，「如鹰展翅上腾」。这时，我们与那位住在永世里，永远可称颂之神的交通才自然而然地达到了最完全的表现。这时，「不住祷告」的嘱咐，就不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命令了。因为我们借着取用各各他得胜的全

部功能，我们的灵便从「肉体生命」的束缚中释放了出来，又脱离了撒但的一切辖制，起来取得与基督同坐在天上的那个地位，这时，祷告不过是神生命的不断呼吸罢了。这时，充满活神之灵力的祷告(必须完全没有自私的成分，才能有这样的祷告)，才成了那说不出的叹息。这样的祷告，不但可以移山，并且能成就那不可能的事。这时，祷告便成了实行神的旨意，因此，无论是甚么困难、甚么问题、甚么需要，都能靠着祷告得着解决。这时，主所说祷告所能成就的，与千万人实际经历上的显著差异都没有了。这时，祷告才如春花怒放，荣美无比。

从十字架和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角度去看祷告，我们对那些伟大的祷告战士所成就的工作，便一点也不惊异了。即如戴德生和他少数的同工们为 1000 名工人到中国内地去的祷告，结果主给他们的不是 1000 名，是 1154 名；又如布里斯托(Bristol)的慕勒(George Muller)，神应允他的祷告，得了数千万元，用来维持他许多孤儿院；又如布莱纳(David Brainerd)，他在新英格兰的森林中，为他所爱的印第安人和全世界各地的人的大复兴与神摔跤，据某些基督信仰史学家说，这是引进近代向外布道新纪元的最主要因素。不但如此，在那些认识主耶稣基督，晓得祂复活大能的人的生活和工作上也有许多这样的成就，他们像保罗一样，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腓三 10)。

这个世界，无论是在经济、财政和道德各方面，都面临空前的大危机，使各国都笼罩在悲观绝望的乌云里面，这岂不是因为教会在属灵方面衰老无力的缘故么？(教会原是神的器皿，是神用来拯救世界的)各国的遭遇既是如此，而它们又全靠基督信仰的道德和生命灵力的开展，以至发扬光大，将它们从这万劫不复的大危机中拯救出来，要不然，各国也如各个人一样，都成了发臭的腐尸了。我再说：各国的遭遇，乃是有组织之基督信仰景况的最明显的指标。那逐渐逼近的文明自杀和毁灭，和人心莫不因此颤惧的大劫，只有在人心中作工的圣灵，用祂神圣的冲击力，才能加以遏止。如历史清楚显示的，这神圣的冲击力曾一再地把各国从纷扰中拯救出来，再赐给它们新的活力和希望。一如以往的日子一样，今日最迫切的需要是把那个自私的怪物从人心中驱逐出去，开启国际间的水闸，使基督的大爱可以在其中自由运行。除此以外，对于世上各国，便没有别的救治之法，而于个人，也没有其他希望。

既然如此，我们岂不当为纯正的基督信仰开辟坦途么？除非我们同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逐出去，否则基督便不能占有我们，也不能使他所应许的活水江河从我们心中流出医治、革新、改变和丰盛的力量来。基督不愿意把祂的华夏建筑在自私的旧根基上。这也不是叫我们舍弃某些事物而已，乃是完全放弃我们自己。基督把我们和祂一同带上十字架。在各各他山上，那个所谓老亚当的生命在地位上是已经结束了。救主为了爱我们，祂愿意被人唾面，愿意被挂在两个罪犯中间，被人讥诮，愿意被践踏在脚下，看祂好像是一件可鄙的东西；我们岂能不为这样的爱所吸引来得生命？我们的心岂能不起感应，快快乐乐的来降服在这位钉十字架的主面前，满足祂心里深不可测的思慕么？

祂要我们和祂的十字架有分；祂要我们借着有分祂自己的死，从此和那与神为仇、体贴肉体的心意分离。我们已经受洗归入祂的死(罗六 3)，若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那么，祂向罪的死就是我们向罪的死；祂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祂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祂的升天就是我们的升天。愿神赐恩给我们，起来取得我们全部的产业，这样我们便可得胜有余了。「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祂荣耀以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归与衞，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 24-25)